

是書據末鄭柏跋刊於辛巳實建文三年又明辛癸未即革除此本
但署甲子而不紀元更有永樂壬辰改葬誌鄭楷撰此必其時所
摹印率號及正學名氏皆楷改削者也柏跋字述與全書不類自出補刻
林佶人跋云續文粹九貴於世者以正學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
繕寫云案鄭柏跋則云與兄楷約同門友某選其精要者空白自
是削去正學名氏然但言選而未言書惟文粹末鄭濟跋則言濟及
弟沛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
十番是正學手迹蓋在正編矣



翰林承旨宋公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可見其功而天下

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穆王見其功而天下

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

日之功也哉而孟子端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志也之父

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女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

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是理此而

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其爲春園之澤也而不知

本於山岳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

常在平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

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貞度

寧漢新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群臣之上蓋其道操可以別是非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
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拔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
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我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

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
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
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辨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此

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
子司業晚為承

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

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
殊絕罕至之

國朝貢之使接于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賸公文集以歸日奉
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
朝廷遠而窮山陬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
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
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
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為學傳而

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
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于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
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然後十餘年
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

今上既追崇

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

先皇稽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復官之於
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

皇上皆舉而行之

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為人所愛重

某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
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

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
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
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

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君子無不本史公之功與義可自
于後世乎公諱灑字景灑金華人國史有傳歲在辛巳夏六月廿
五日門人樓理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一

平江漢頌

天命

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

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一穀
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
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王飭
修蒙衝危駘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眾直窺豫章
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勇不道

敢屢予侮昔者湯桀戎邊方侵軼我姑熟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
隣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沒息武昌予不
忍追殲之真其悔禍以自追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
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



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左右丞臣
等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
永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陰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宵禡壽龍江帥樓舟數百蔽江而上陳虜龍驤圍而
遮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

一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鎗
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萬流
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夜酣戰虜
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林一小時遇

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駐山不敢吐
氣我師亦揚湖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圻置火筏中流水陸嚴
戢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還舟五百艘掠糧都白又為我大將所

殺壬戌虜計窮冒死突為將士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

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違首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

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遺春田若干水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鏘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

侯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者有德實爲

指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施東指罔敢

帝恭風烈肅嘯雲游龍騷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戾置

豢乃建國家以真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養爾小醜敢雖大邦

集其兇頑鋒鎗斧蟻輕涉我疆以趾以跟亦既剪劉僵骸復江訓

齊六軍直傾其死釋而勿誅倖自懲刷闔胡不然浚豕而啗翹其

蟲膺當吾車轍

皇周辰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徃征

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糧各聲爾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駕

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

激旗旆揚揚烽艦將將牙戈洗洗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颯

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黎黎是流火戰屠

燄電奔巨轟雷虜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鏃所貫什伍聯縱橫

交紐命隕弗顛搢施澳飄笱束蝟編流戶塞川舟行弗前
補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
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
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
首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旣除餘不能醜遽相告言我誠不
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堦樓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盟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
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麟爵搖形於樂歌節以編鏡飲至
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冢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歎我
誥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筮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

之義聲動邊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

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
合肥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赤喜撥古無讓可無咏
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
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育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
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若如上所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
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殿為牆塗以赭苑中
寘繡坐扇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筆馬召臣瀛語
之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酒政自暇自逸譬
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

允用祗陽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漢贖道疑神
疑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
傳云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念虔度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
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
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
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軋軋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
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
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

諭
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

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爲一樣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
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
首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山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
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
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
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巨臂蟠迤其下 上以其地雄

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項
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

其崇樹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
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
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
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
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岬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
鞞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
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美止闕夫長
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之不華矣齊雲茂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
絃之遙響晉藏燕趙之豔姬一從鍾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
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
朝之時徃徃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

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工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
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年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治之切
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辭皆略而不陳濯藪也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威龍言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為
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
物大而盛不假器以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 詔江陰侯吳
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既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
中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

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沉成範畫其銑甬衡旋之度侈弁惟良
帝以方候其燥剛始穿鑪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茲以

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
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橐籥成而鼓動風氣炎光赤熾上貫霄漢
絳液既澄氣噴雲洩猶實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
二日辛未乃發後取牲血塗五壇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
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燁
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巽
虞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鐘隱隱聞雷旋電奔震撼
太虛遐邇蒼蒼靡不聳愕會稽冠徒

青宮華鳳陽親觀盛美

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
而景鐘又為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
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寔失故法
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

定於中制宣導天地乎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具協增拓北原亦
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亦不為職矣
義當發揚昭厲以鳴 國家之盛俟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若正天之

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騰于滌梁其龍飛翔象陰御陽洗滌八荒
神物攸起是為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四置徠來懷懼仰之
以鑄國敢弗恭乃飭見民乃具德德乃其乃嚳化金為水赤氣夜明
如日之升流函而頽入寶者聲形絕其受功同神是不鉅不結輪圓
順軌既於其刑敢受斯牲以薦其禮成祭如皇華夫齊力臺購於道
交衽孔肅載考載擊平宅兮國困關兮昔昔登登乾陽坤以變時安發
靈氣昭融晶彙物無疵厲年豐歲稔博碩南庖養與丘道於義集待
于家邦

皇極福不之致揚制禮者赤武和武利精塗之石也

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眾是傳是誦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溥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

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恭負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宰醴楮幣選志慮疑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

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辛丑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

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

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

奉天門

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

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

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

飈回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鱉之屬亦得翔

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

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

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豈有

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厲而已書曰

至治聲香有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遠方之祇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

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脩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濼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

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

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

御覽至若順

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

上復詔

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

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則臣趙垣臣朱
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庶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
臣張宣臣李汝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
濂與臣禕也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
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垣能始
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
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

天下於群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脩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

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

以充唐繆攸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

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

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 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琅琊游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 諸王久

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華中郤浚道校獵以講武事濼實奉
詔危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濼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
帶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
拔為瀟東奇觀願一游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驩然可之

即約四長史同行

秦王府則林伯恭

晉王府則朱伯賢

楚

王府則朱伯清

靖江王府則趙伯友

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

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峰上唐梁載言下道志又云

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

于此 國朝以山林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

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

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豔樂亭直豔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樹即醒
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濂聞其
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灼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
深黑即歐陽公審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暎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
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特若
亭濂坐亭上問潭側双燕洞及其南白鷓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
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醞泉
潄淺清激可鑿毛髮傍岬有石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
崖石間碑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
醉翁亭亭久廢石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為堊始盡亭後四賢堂
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護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

一漱清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
侶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廉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
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一客足力
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
向子俊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
醴泉又其東南有拷棧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
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苗茅白蒿間莽不知所之宋熙
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壘壘如貫
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峰回
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取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
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
文定公方平馬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

新構屋二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
太子贊讀孟益 秦王伴讀趙鎮 吳王伴讀王驥 楚王伴讀
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 太子正字桂彥良憇六一泉上
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飲客飯已學引觀庶子泉
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
亦断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偽題名陷為一方罅勒其中白皇祐
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
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里行堂
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湏菩提像刻石壁上傍罅
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瑯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
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
窺大曆寺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人江如練鐘

卓若小青螺在游氣冥空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
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
勝迹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書後又頗繼其
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荆榛翳皇雖遺迹
亦無從求之可嘆我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矣足深慨所可慨
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
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
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
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
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
謀夕今得以廁迹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

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索水落石出字為
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游荆塗二山記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適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
中藏濂梁古迹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濂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若
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
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鬲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
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往游焉余將度淮狩

于王莊先生宜汴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官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瀛上謁

青宮下令以壬申

泚二山瀛至其約懷遠文學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
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僧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
壩多藝樹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欲足坐諦
視之乾解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
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右犖确挿起道左危傾
欲飛隊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岩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
茨曰聖永亭取水以祭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
毀唯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
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
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
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差右左樹東實

小瓮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長安舊西集水愈多其來
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
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
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末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
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
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以粉蒸餠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
僧坊今廢久矣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焉多無橋可以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
山麓入繇廟見所題碑神號卽但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
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
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
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穴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

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
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竒石駢立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
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道守至青峯菴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
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
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
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
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
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 稽蕭山縣是也此是二說已不
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
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
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
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

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燕壽春秋通楚自昭王之後受歷千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朱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氏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

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
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瀛臺矣諸書遺忘欲盡所
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
游者蓋太子正字桂老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
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勃尼入貢記 勃尼回表附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承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
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勃尼國冬十月由泉南入
海四季春三月乙酉朔達閩波交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
僻據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勃尼以彈丸
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

走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古城閩漢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也晚何謂三季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不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感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非中國臣耶

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
及乎宗怒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
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
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入誅索每無厭况強
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
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縣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
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
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
矣王舉酒為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救
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
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
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

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殿用銀殿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

風雨無城郭樹木棚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復以貝多葉王縮髻裸
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
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背無簪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
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老海為塩澄椰將水為酒無稻麥捕
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漉成如粉食之
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
以方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
佛事若有燕饗食則割羊豕雞鴨鳴鼓擊鈸以為樂此其大凡也先
生職在太史也願為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濂聞勃泥

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
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

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駑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 徃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龍警服其心 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

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 不偕行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勃尼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

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 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閣 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

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瀛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
西有些不中的七物使將頭目每替我的身子根隨着

皇帝根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勃尼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為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

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昔右丞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蕃宣之寄而兼命叅知政事胡公道濟分治諸暨

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

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

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誓言二十萬

陞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必拔之計構飾寢宇創建
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道我援師
胡公堅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
師于公即欲馳援初鈞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群情
疑沮致獻謀於公曰嚴吾藩垣所寄虜若闕公往即起乘之奈何
諸將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馬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將
諸將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至沂鈞甚
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為居
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
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纔二十里因據其險忽存
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哺軍中驚言虜將擊
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遣士卒來約明日將空

壁逆戰戊午薈食已公分諸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
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張公
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

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
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觀皇天助順不可
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眾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
者尅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
戮以徇詔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
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膝公馬
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靡左右翼及諸
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後列猶觀望欲集兩

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遊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躡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未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千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山丘三月已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中酒為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于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

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入故其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無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安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塞野殺肆公既不為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

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

其身瞋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烈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

帝德下无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詩曰於赫

皇王大明東升燦彼群英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

以寧倬彼季公實涖東浙帟旂煌煌侑以龍節導宣

皇靈

德柔威刷吳虜逞虐登我叛臣屢起兵讐未毒蒸民亦既搗之化為埃塵龍集鵠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合圍諸暨不通

長安公聞之怒氣衝斗聞出哉狂虜天紀之干翹其轂弱鬪此勁

翰迺飭將佐整厥堅胃敕厥瑀戈礪爾金鏃我欲即發爾罔或發

馮蘇子門載之以行計千旅言言旋似翻翻蛟螭騰淵能龍出山
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言微明先何兵不剪左
右列也兩翼飛騫公將沛旅宅其中望氣通脉聯勢如率然復戒
多上虜衆我寡大刀長揮毋獲七馬要使青原盡變為赭虜馳而
至公躍而前單戟奮先星流飈旋閃以莫定觸之必顛虜走驚疑
斯何為者莫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懾相駭弓不能弮三軍縱擊其
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齊或斫其跟蠢彼有苗猶爾
偵視山氓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撤如風斯
奔如火斯燬融乾爛坤一鼓而殲禦焉雄吞譬猶鳥鵠衆若雲
豸羽孤雀掃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勅豈多為貴人亦有言天監匪
私我直彼曲孰不助之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交毒氣猶蒙
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秦觀而旋聖

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颺獻娛嘉卉動搖耆老至驩迎立拜馬首非
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三軍戾止宴享有容公拜
稽首疏于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

皇情悅豫徵公入朝

珠衣龍馬賜之不吝第當其餘匪琛伊賁自古在昔六龍御天
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延惟

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
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佻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
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遵古之義史臣作歌垂于世世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大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
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
然左瀾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

以活祠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
則不合者多矣矣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
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禩禮也漢嘗祠堯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
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
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昔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以情而
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感者始感卒葬于華
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間服徼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
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
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感之主期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祭
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于左偏撰
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南劍州起
齋及其父陽江君配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

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宣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踈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者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踈者可以維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况於有學以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拙菴記

京口徐君惠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聖不華位御風雨
環皮圖畫置榻其中每退食則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
請札不迎自號曰拙菴齋封行聖公魯郡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
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惠敬豈若余之拙乎世
之人舌長且貪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
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猿援木以升兔之走墻而攫之以鶻也其巧
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燈自顧視莫
違其指人之所喜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
頽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耻
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細末
入其庭已覩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福未熒熒

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
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
前吾以為織然虎豹在後吾以為犬豕吾識之拙當為舉世師此
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寢經顛綿錯紉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
不能述以辯惠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
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宵乎無塗眾游其外而不得其
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披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子
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
合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
與之砥蕩擇類取巨指細息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研每資之
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
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盖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

有所拙拙於今不必巧於古拙於詐不必巧於智拙於人者拙巧
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過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
鬼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
樂吾之拙以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欲巧於智者欲巧於古者欲然
則德教之巧也大過於人也遠矣禔爵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
不記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

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遠州縣遠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民人蘇
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嘗從事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
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
國縣告行於余故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

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

廟堂之議以爲元凱又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爲人符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充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蓋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絲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津不下流於民而淳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

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耻鬪爭以故弦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

邦畿之中是且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

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嘗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
晨入夜歸無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以爲贈而姑
道其所期望者如此以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足爲序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一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二

昭鑒錄叙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傅臣文原吉翰林

修撰臣王傑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錄事臣蔣

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臣張雲神吳府

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

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摩善與惡可為勸懲者

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

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

闕投進仍請以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

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錄為一卷上塵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

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粹衆論合而為一承

詔刻梓以傳名之

白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為王作鎮雄藩於是救自

淵衷錫以寶訓凡

箴戒之誨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為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為

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

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賢王有見於此敬以修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

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蓄從
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
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其懋戒之哉是
歲五月三日臣濂拜手稽首謹序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

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
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太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柝柝

因辭

上笑曰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

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
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

瘼為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露

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

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憂
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可愛源幸殿閣為足矜後
代多幾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

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群臣賡歌復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
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惠
况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
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專閣於家示不可襲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

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

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閱二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奇
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穆起居注臣
謹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
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 休惠先期 日夜

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與後學廢不敢求徧於人其
來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
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
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一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
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困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於是知
帝直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檇櫟之詩有曰周王壽

考選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丞民之詩有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經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司功。復課試其可著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廢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惟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

皇明誕膺丕圖繼天

治迺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丞民。洪武辛亥秋八月。府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懼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

上親祀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

文之任命即以蒞事而中書復妙柬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券騰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

上御

幣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士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激科目以為身榮柰何有終身而不露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續絃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

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暖之士一旦遭逢

盛際紆

皇恩之滂沛醲

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間盍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食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隳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錄成直書首簡用

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叙

春秋本末叙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誦讀春秋左

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息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晉維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叙次各繫以事其

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罰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削
故以杜預為之至凡例所及一一取 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

自春和則校進

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

勅內

下刊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
之有刑禁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范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
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
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知事天之
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
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
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益
之可測哉敬惟 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
讀之而充悒悒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

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

同亟命禮布于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

盛時遭逢

兩宮之重不勝慶抃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

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惠正書入梓者

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璉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洪

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

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叙

送徐大季還淳安叙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

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

雖縮銅章佩墨綬朝受諫許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

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季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季生淳安萬山

中載籍蕪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

招延儂雅大率驩然被山人服趨

輦轂之下同循前代史史成

會有

詔集諸儂議禮大率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率以宿疾

辭去年秋中書奉

旨纂脩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率知本

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

書下郡國大率即驩然應

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

一事有遺記注者闕畧各悉補足為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

大率固辭如初嗚呼使大率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

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

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

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

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

鼓喙詡詡相奉諛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
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自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
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貴以此疑大季者謂之誣士不學則已學則
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窮貨殖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
不信我不信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季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
知其意者雖然在晉宋室盛時布衣入史者僅空人皆兩制八座
兩薦引其言甚不輕天季雖不受祿 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
昔大季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
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
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露而
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書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接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也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改余雖愚幸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寐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捐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

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課稱其氏名況才
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大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
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
業博士為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
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
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
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原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為贊
辭其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爽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
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
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李際遇之感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中能言而貴年未能求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燦然非故
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
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唯聖賢亦然三代
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
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
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規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
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
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
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
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
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
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

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時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浦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番鸞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本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家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六閱三世乃安後以儒生貢太學為弟子負稱懼不能承其緒

次棄字名枝裔為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
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
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
侯之裔曰世載之簡策以為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嬴燕齊氏也
苟以心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
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息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
曰伊傅管晏蕭書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氏尤多
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
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為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于亂
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况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
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患悲其
志尚不忍廢而著之史傳况夫道惠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

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曷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昔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吾族人使知勉焉

曾學士文集叙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園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稟及逾海逾遠二志通類為若干卷介其同奉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為後三年仰之弟濟後走南京申前請為尤切濂將為辭惟曾氏出於邠國公自都鄉侯

據兩從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簡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
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制表懷鷲奔放雄渾環偉文昭之作簡嚴
平實溫潤雅馴最為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簡
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
者稱惜自可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從孫季狸蚤從呂居仁徐帥
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軌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
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魯氏之多
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
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唯恐弗力
聞吳文正公誦道萃蓋山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冰釋自是
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
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為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

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城均為丞選升
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為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
名位既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箴論不翅拱璧之貴
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為師故其後發淵奧繡藻休烈起伏
歛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味樂而驅蟻封也朱熹疏起大
子布聲而一唱三歎也濤起自湧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
矧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灑也不敏幸識先
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暨序
而言魯氏世與予相仍之感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於
則為先生之子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之
暨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姍家危公素所
墓銘茲不書

嚴陵汪氏家譜叙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
亡略盡所僅存者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博洽不能
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况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
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
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
同告見於禮記其來遼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
壽年墳墓所在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為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
秦漢以下至于今七十有餘世祭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
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
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
詩書起家而顯三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他

族矣宜其譜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
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亡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為難而脩其身之
為難譜或不修其為患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
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為天下準言語為後世法為
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為或
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其譜
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
如是何以為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
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為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為匪彝以
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為下矣與余交
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為江七十二世傳學能文其所謂昭宣令聞
者歟其以譜請序也余故樂為之言

徐教授文集叙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俛誕不經而弗能言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

裨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隳隳喑滯吻嚙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志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是腐塌茸厭厭不源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備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文之至者哉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惠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立而自

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年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儻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上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止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真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今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史館
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
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
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
言者人必以為為當其所著并獻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
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
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持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
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辭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
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
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上覺
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

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柳氏宗譜叙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
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翰翰生彬彬生監蘊蘊生崇惠縣
主簿補之崇惠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
子其次諱貴仕元為翰林特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為文肅
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
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瀛瀛泣而歎曰天道
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瀛少時輩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為
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慈怒
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
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袂發至理所為與造物

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政以遂天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為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咸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真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興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蘇平仲文集叙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畧何如耳燕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教之制勝伺隙者常

紛然雜出而無窮吾固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
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于
中摠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
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
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瑰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左
洋秀傑載藉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美暇進琢締繪以為言乎卒
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
已甚樂志肆者失之放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眾
比聲不能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
人育之其視魯弓郟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
蓋晚而得平仲焉乎仲文定公之裔孫必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
習來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麗溢敷腴而不苛醇不求其似古

而人未始不似也任其計其朝為國子學正近臣篤其才擢

國史院編脩官以職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與對以息試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厭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

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

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

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

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毅

閣待制遠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發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剡原集叙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嗟
剡原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

謂纂脩元史命濂然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
國竊以謂先生者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鄆編求之鄆
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
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
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覷然自負其名高稍
上之則穿鑿經義隱括聲律孳孳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則
於前脩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矣文之
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
之辭而不可以句頽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
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恠夫
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句代云無第
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

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迴川縈紆于步
九折而無直馮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
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
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
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二十一
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閏宋季辭華
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息間東南
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
名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傳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
將錄其刻分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闕來為國子
正方與先生之孫咨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
一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

為卒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
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字
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有久矣一日余嘗與林韓復來青蔓
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其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常道
者言之楚嘗與仲良左目為馬所蹄其精突出懸如推群工相顧
曰是系然既損法當會周君笑不答以神膏封之越三日日如初
華川陳明遠患善十餘百藥不效而不可見效自今為殘人周君
視之曰是醫雖在內尚可用鍼從背入睛背撻其醫平之目微然
辨五色陳以為神武也男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
或奮擗已死弗之得它醫用火攻湯汗皆不損周君以藥納鼻數

中候大吐吐出赤血或入無名眼必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難產
十四月不產形瘠危且黑周君脈之曰非孕也乃為妖氣之所乘
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幣來指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狗僕行又
不仲周君能遠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一腕
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腹之氣盡解平趨無留行長山徐姬
適病疾初發手足顛掉視去衣衣羸而奔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
木欄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也而感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
已而妻虎林黃氏女生瘰癧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溜出右
手拘牽不可動体大熱家人不食夏越臣製棺念周君為別竅毋長
二寸其餘文以火次為瘰癧骨成如茄脫如恆人於越楊翁瑣有玩
其錐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淋漓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
它醫皆不進周君用者皆去死無一止為傷陳天子腹有白隱

起捫之如聖或以為毒脈或以為癰瘕周者曰脉洪且乳癰發於
腸也即用燭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緒
聖黃生背苦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滯不也
為刺兩足其膏元項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薦紳先生宜
有以褒之揚之敢以序文為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撒見病之應因
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去其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
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大則湯液醴醢鏡石槁引案抗毒
熨之法耳是法亦不傳其世於存世者往不能用用或乖戾
以致天闕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之間一投箴
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敬謹於斯耶昔司馬遷文惠公列
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卒有餘人皆歷蹤其病狀詞雖繁
而不殺者其意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錄其序

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毫
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莫延將四稔於韓尚邀周君以起余
之疾乎

文說贈王生繡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信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
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
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
也故文猶水與木不然道高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
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弗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
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然於數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
學為文者莫能道焉以其為本昌為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
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與可以學為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一訓

故艱深為奇窮其力而為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憤
而已矣况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
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
知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
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為道而驗其恒蓄之為息而俟
其成真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燁乎其有儀左
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
流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
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
何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為
文者則不然偽焉以弛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乘其氣其道
真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課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

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備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異同乎有虞氏箴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為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真涵泳乎仁義我道真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入之惑也聖賢之為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蓋有方

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惠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
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
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貴及草木使人人改息而易行
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
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為而不思夫
聖賢之盛也席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為文問法於子子
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黃氏義門銘有叙

天地之間有太陰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
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
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
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

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
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季子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
襲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黻綬之賢阜蓋朱轡之英布列
中外未嘗無之願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而
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惠也斯
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
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
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二子曰
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二世之間孝友無
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饒諸樂石復遺諸子宿請灑掃
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
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

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倚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取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服書詩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食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纒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蒞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一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虻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

法輔常斯真之元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於山如為高陵世益
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
脩其道曷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蒼雲軒銘有叙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稱之耳豈
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式子陵
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
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
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案牘
多下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
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齋
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牒

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遠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歟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連槐堂銘有為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魯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况草木乎然而有得者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承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真盡為入之道固其職也雖

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焉可以弗旌乎是權也
或曰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
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為天
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
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及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
陽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餘歧為二幹反肩
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
咸歎其異以為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正宗成來
京師為之請銘槐之為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
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猶子
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
於幹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

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惠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覲巨本數圍去地尺岐為雙幹
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群枝合如織鄉氓里耄歎以賞炯
哉竒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惠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幹別勢
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可連人可析

銅雀瓦研銘有叙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其部自外郎
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黝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
為造銘曰

延埴成胎質氣母炎火一煉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勳久何共舞
塵爾蹂天假漳河滌其醜出黃龍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
圖龜走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為擇善都督字辭有敘

自昔帝王格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謀略之士生子其闕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帝統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應馬揚虎躍或東越出征戎執筆帷帳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

上為帳前摠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即位追爵為公 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城既冠

二擢遷命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服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獨篤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於余聞來

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

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虎

之交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償于中
道壽雖弗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
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歟惟難能上則
大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惠貫通于天何感弗
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
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瘵况我伊人不誠其可知爾世臣爵
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僻為謀古訓孔多維人
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維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不
為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戒
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

尤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

聖主有臣

王宗器字辭有叙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
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

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

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

祿并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

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籠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饋蓋不一而

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

上說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

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余因序璉遭逢之感

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連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
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乘稷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
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
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

盛治講學

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

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
勇冠魏戟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
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踰遠志安
於近行局一偏筮罔為鑪豆難充遷規模卑狹世則病旃真哉于
身動無不被敷用能周曰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王致遠冠字祝辭 有叙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寢長加元服于首大賓字之
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
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異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
謂世之奇才亦不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
不亦深且長哉余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
生宜聽之母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取茂實載敷清芬其一
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
尹驥斯何陋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趨騰絕山飲河其二
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天地晨燕晡越規同遊戲其三
誰其以之溼注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織離天閑翱翔玉臺繡細其四

奚官善馴是深是拂秣以羨薦飫以香粒性思靈也及
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白賞長鳴九衢其
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益車能厄神駿三奮賦駕過者誰矧其
生游執府逸思超群剪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

帝宸其侍經

潘王出入

禁籞宮袍特頒太官致餼

寵賚之隆揆古無媿其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言奔踰漢詔以之
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意
余言非誣助之無數其

深裏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先生諱萊字立夫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其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
下文行乎上則治道脩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對乎下則學行
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俛也非謂其簡

澁渙湯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
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
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衷先生
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咀齋六經以求其道屢飲百家以盡其
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琦宏大不媿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
叙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適年未弱冠志
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虜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弊則欲
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意莫顯於春秋也則排兵說而務得寢
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註而務得理事之寔
以亞聖莫感於孟子也則斥史遷述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
於離騷也則法屈平之以古樂府之作隨地而升降也則撰而攻
之設法隱伏植糾詭誅神行也遊川流而不激乎雄哉先生之於

文可銷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為長鄉書院山
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別傳時人私以淵頴易者或竊痛其未稱
於是更謚曰貞文先生蔡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成而
正文之不遇可為當時惜也

元故翰林待制初先生私謚文肅議先生諱育字道傳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蓋
至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巖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
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涇之以冰霰使昔之駘並
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足之中萬物莫
如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道之以柔
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推其
情溫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成不言而厲者

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惠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
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之畜夫
剛方之惠發而為文則沉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意
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戾俗以異
所至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
樂之器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拯險絕
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輔彛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道其
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
矣先生既卒而元亦止時異其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
辨曰士有易名况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
以惠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惠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
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之肅定謚如可眾咸曰

允執遂謚曰文肅云

諸暨花亭黃氏譜圖序

黃為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以後受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
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為楚所并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為氏
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皆以江夏為望隋開皇間有
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譜曰必歷十九傳至瑩瑩生二子洪浩洪
生二子瑕玘浩生三子琛玘瑩其子孫析為五大族瑕之枝則豐
城玘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監剡玘之枝則分寧瑩之枝則弋陽皆
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黃庭堅魏了翁李心傳諸儒
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花亭之黃氏實出于玘之季
第玘有子曰瞻以榮干南唐用為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玘與
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玘自雙井遷干剡冢子惠尋復

自剡遷今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子鄉待之舉火者
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賞以規義田均給媼族故其三
子十孫多躋膺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為最顯育之從子朝
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罄家藏金帛以贖族人之被俘者數百人
汝楫生八子開閔閔同登宋紹興甲戌進士第而聞與閔亦相繼
擢紹興庚戌乾道己丑乙科閔復占特奏名終蒞浦丞閔補官將
仁郎閔備職郎兄弟一時榮貴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
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祿食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于今不
衰以鄉之裔孫鈞取分寧譜及金華文獻公潛家譜與所藏舊譜
參互考訂釐二譜于後而續為新圖若干卷徵余序之烏乎氏族
之學難言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
白松鬻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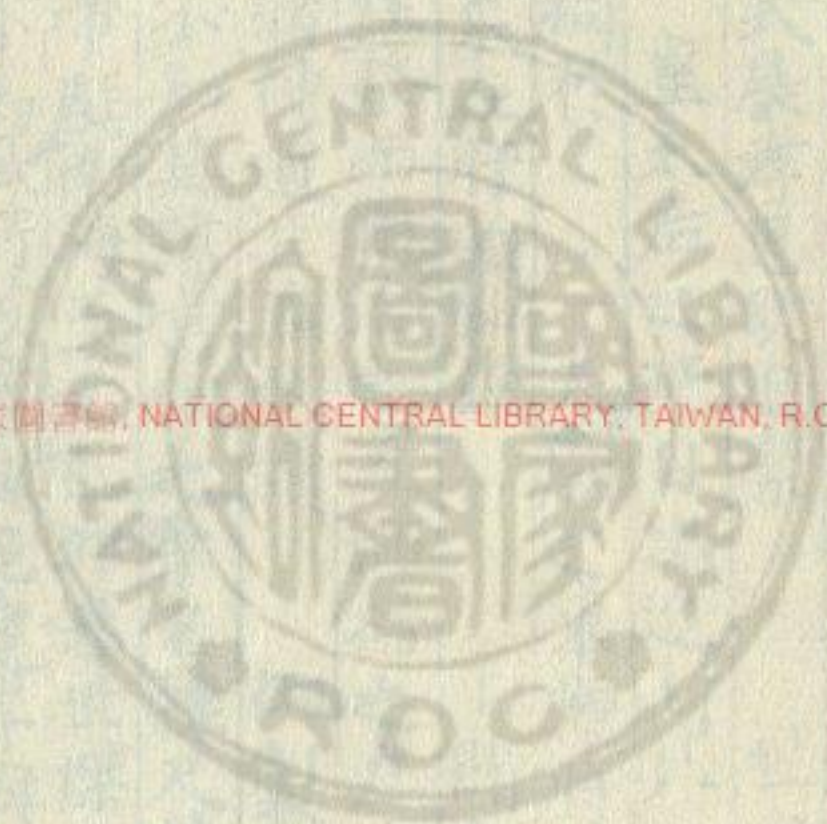
自臺駘封于涿川而其後為沁姬魯黃諸國為晉所滅皆以黃為
氏今去唐虞已前殊為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
止江夏而已若攸陽若安之房陵若漢東上谷燕郡如此之類多
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忘之何以不表其
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豐城之譜謂
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
自浦城而遷金華庭堅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
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序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
祖瞻知分寧縣瞻實生玘抑又何耶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為甚遠
其事宜可徵何為紛紛而莫之為定也蓋因圖譜局廢無官以莅
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者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
無足恠文獻公先師也嘗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

浦江荐遷義為其上世實瞻之後也其與茲譜通也宜執要之江
夏之後金華實為黃氏之望故鈞既備著之而復系二譜焉所以
辨親疎而表詳略也余故歷考群譜參以諸傳之論書之有簡俾
世傳之來者尚有考焉守相舉群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
善施皆無本於先世云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三

大明追崇揚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崇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崇

為揚王夫人建祠於

大廟之東

有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

即詔內

及國在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護視望域且命

臣撰文以對諸神道臣瀛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

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

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

多死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

釜煮遺糧以療飢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

死聞驛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立王未
及行疲極輒書時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
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
榜聲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
驚寤身忽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
舟駐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板下日取乾饌
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
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彷彿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
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備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
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魔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
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避去盱
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李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
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
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群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
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者史臣贊

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
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恩至不能忘封以王

爵尊以祠廟今又封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
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以致隆平之治不難矣臣
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通帝發立

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問師來告今在盱眙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 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堯暨跣踉以嬉
惟我揚王昔隸戎麾得風蕩海糧絕阻飢天有顯相夢爨紫衣挾
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為生垂躋期願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疏
歷女茂衍

皇支羅圖華開馮祚義魏日照月臨風行霆馳
自流祖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率昭化原扶植政基以
廣孝治以博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燕 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有叙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
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 禁署以備
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公而

已不知公何為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放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口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白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

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
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類所侵
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
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
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
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
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
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
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擬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
得公大喜賊帥欲問反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
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貧

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虜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立民誑誤者石林將軍宜孫實提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撻而後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豈足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林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數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林將軍耿公器識留幕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群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冰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詳不受海寇起黃岩掠公海都縣行省命石林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石林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林將

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息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
百人書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
豪民兵甲將乙積粟不舉公言於石林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
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殺其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
公還龍泉亦歲儉人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
粟貸其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
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
公同其師王劉州各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
為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漢惡少至
首害劉州于家帥府檄兵龍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
皆盡起行省移石林將軍以行省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

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李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李勝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冠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公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特我殲此海寧即降矣海寧謂葉君所部為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諭外砦外砦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破之執鄭實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

管府判官昏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鐵木烈思分臺于嬰長鎗
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勅兩部軍就道長鎗
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
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
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
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
敗之賊勢壓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
周天覺嘯衆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
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
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阮之
公執不可得生金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
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

王師克虜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其麗

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

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

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

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畊墾者附分籍

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上特遣使存問暨疾

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頤曰童溢日來康強否來頤

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鬱

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

于京師漸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虜州代

摠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温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摠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

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市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何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史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瑋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

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嚴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

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

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

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游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之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

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
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
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
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
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

比下德柔果為有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
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
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禽斬遂卿中書命虔州造
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
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
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
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成青田會寇

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
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
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搃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
平公聞其掠人子父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
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候平吳當即召卿

爾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

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群臣曰章溢雖孺

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

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

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

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

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口吾勞處民久矣

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

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

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

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發之

交限以峻險縱有未道何從出且凋劫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

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棻

入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

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体不屑居於

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

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

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威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是惟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密靈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

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有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

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歸農今復親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傷者果

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北至虜

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授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

貽書導

上眷倚之意而遺存盧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

事惟謹矣既集命存道部領曰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

情不可奪矣但朕惡其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之事朕宜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

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以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

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意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

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哀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

勿憂也吾父母事已安昏祖宗在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

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恩必未能報効此為憾矣臨終親友

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母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

龍淵之私第宣統二年夏其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其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

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
將軍颶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一人長適陳某次在室
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
而盜發里閉室廬被焚公誓顙顙天火至樞所而滅事母夫人留
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
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
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
族里黨惠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
牙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羸瘞焉又以王剛叔
實鄰郡之賢者而不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
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藩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
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

大事則論議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
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為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
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
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
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
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
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
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
紛擾群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棠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
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特節諸部
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襄
世公之所除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

其有焉予敢評騰公行勒諸堅珉以戒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
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
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蠶蠶千子孫白
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願踈髯目電焯音吐鴻堂鐘
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瑾嘯呼不異鬼魁群公起
長驅汗且奔一障屹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
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

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
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道宣威總
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兕游擊左右巡

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宣堂風慘
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閣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
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與瀛洛溉本根所以
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蔽山樊大書遺行勒堅
珉傳千百載期無諉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有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發衢處三州相繼平時
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

蹶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筭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
無比浙東之後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卓
犖不群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

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二虎生竦竦
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傑辰應
辰生温州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
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
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
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李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
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不弱冠走京師侍
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馬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
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
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
圍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
巫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倣

擾夢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
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挺為盜江浙
行中書省調高戶石抹公宜孫成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
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
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耳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
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擄城叛行省
命宣慰使思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
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
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等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
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作蓬粉耶將
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
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且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

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摠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眾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沿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邨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杜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為盜狼勢熾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

障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
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支元鳥之乘勝直攻太
社周天悅見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惠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
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
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
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下公願內
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
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
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宣術擢
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
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
既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

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摠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
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即誅之然
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眾曰兵少不足禦敵
師眾又無以食之柰何眾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
女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公海軍
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眾乃靡
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
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為所
毀四餽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
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

中民廬多為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緡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

議別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廬安地接閩徽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藉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

明善勢寔遠其仲父國珎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

千來進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

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僭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

願還守外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摠制處州等

翼陞辭

上喻之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

定塹邊公奉命江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真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

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恩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

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

四海歸心群雄樂為之用且接寶駟歸漢故事感之有定初無殺

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寶義乙巳之春也享年五

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

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脩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負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景女弟也公既歿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為象具衣冠以葬實柩于圍源之左葬也來徵濂為之文昔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

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

曰區區承

詔鎮颶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挈金匱

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濼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飲然布衣書生也濼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沈沈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為兵徵見於龜筮爾眾荷戈來入戍堡寘爾枕席拔爾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櫛際公遷其城寇至輒敗

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

主知酣歌

慨慷誓提一閩以歸職方旄纛兩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

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千里枯剝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枯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淞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謚文節注先生神道碑銘

廉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死

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

所撰事狀相示濂既命吏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

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譏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座之言請濂揭

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獻錢珮之獄奉

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脩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

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
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遷殊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
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
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
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
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
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
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
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
學士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
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

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
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
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
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
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道
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
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
井民若蟻虱頤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
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惡吏不使
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悉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
李之夫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
噤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撻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問

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
將朶兒赤跋扈自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訕信其媼家王某為郡
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箠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成
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
行郡成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
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
罪居亡何成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轂杖罪之廣州
歲侵民大饑疫厲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
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
以哺疴羸其病瀕方熾者召醫曹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
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
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珩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

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
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獻之獄立具時亦已飲藥
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珎賂餘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
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
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
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
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辜甲宿
于離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震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
閱其刀有鉄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
乙械械之嘉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
事改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
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

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
諸軍輿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為
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嚴封衍聖
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由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
躋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
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
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
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
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
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
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

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子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八沙周柏珂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具

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五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
先生娶戴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
敷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
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立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真宣以門
資補官敷武校尉善盈庫副使真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
真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真正真進孫女一人
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侍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偉高
準踈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
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
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娶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

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怠墮保小民甚於赤子革
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
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
重構美章亭於宛賤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江公遺澤也嗚呼不知
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
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太即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
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
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弄為榮所著
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臺傳之於學者當與之歲江南三行省
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久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
壬辰之亂四方瓦解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
李綱之死於舒李綱之死於江秦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

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
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
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
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爾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欵汪公游舉于鄉對
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還邦不違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
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雁鷲隼橫鶩去之
弗啜我民之蠹蠱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魯有名
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雁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袞斧之
寄有詔荷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通列公曰止哉
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拄笏看山宛水之涘講時艱屯四
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

奮躍刈冠如麻血污秋鐸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
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
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
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
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為人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
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廻
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徃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
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
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竿獻酬歌
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

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群儒之說尤與殊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
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
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無不俟俎日
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
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
而問曰其義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
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野
人君子無異辨謂神所和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
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
一體經子之會要也觀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矣濂未遑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
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

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
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
則仁愈薦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
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乘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
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薦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
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
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
焉故一体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
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
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
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
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

或者曰曰各一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
存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
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晷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
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
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
廬亦燬於兵寓于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
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曹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
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
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
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
曾祖居仁祖壽登仕郎父取青國學士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
聞考亭一源子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承

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子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逸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以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孿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

及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
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
身遇歲儉輒竭粟振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
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咲而已嗚呼君
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
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
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
子曰飛飛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
大年老冒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
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
女三人其婿即主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
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李某曹

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
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塋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
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
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
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
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
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
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
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
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
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
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

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術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
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
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
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息之通
辨尊之也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
聞聞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執柔稷兮
躋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
如鏞曾吹遶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至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
目兮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
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墮空山兮枯槁埋光

晶麈皮剪為裘兮峩冠贖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
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
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坐鬼神必訶衛兮靈氣
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故王母夫人何氏墓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與綬之
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發
之義為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蚤世傳厄於窮重醮金華俞氏
俞故名閱夫人隨母鞠其家遠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
豈凡子儼邪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教授受業者百人大父
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子弟心自計曰無有出王補右者補即待制
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相知片言成媾夫人既

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姒壹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
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
制君能以文鳴于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
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婦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
西南夷六載未返夫人攻苦食淡榮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
牢醴祭王氏祖若欄奉卮酒前酌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
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字成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曰
宜曰定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丙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
所不能由是家寢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群醫不可藥
紳盡然心傷亟剗股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
歿壽五十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巖壘之
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難號而與絲泉作明克勤于
內政也青灯宵明顛影惇惇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焯行幽扁
欲其辭之稱也

宋學士文粹卷三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四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觀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廼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涼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涼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燁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氓至于

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我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淮
江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
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名
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願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
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
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

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
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
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曲豐維時費侯驅吼虎雄壯
馬長矛為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刻甕壁維淶及和一舉而

陪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魏魏建業扼江而城

既入其郭

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嚴轟韓韓四

方震驚為春蠶彼偽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

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

翦羽以剗獲其大醜歸寘質鈇

雪以詭弗拔何閩何浙何劬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

載征中原巨壘運營望風而奔戮奔戮降追削其根中原卒平萬

方來臻

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

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

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翳辟是子旁及其嬪咸有爵士費侯曰咨

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

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泣祀陳豆奠筭擊鼓駭駭焚

幣煇煇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

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勳既

宗曷以承之維孝與忠以承朝孝以承家繼德無愆第祿是荷

景祐廟理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璵字貞夫其先閩人後徙明秦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饑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婚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僑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既沒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帟韞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

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
育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
愈明年蝗災境上心增民捐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之
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禾不為災至
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
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絃誦聲
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螿民膚即死民袖
事之巡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撲殺之者蓋卓在時敬行等
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昭烈之號

白王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
乃定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劄號行
祀事著為恒制敬行之弟敏學復謂公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

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雪焯美垂之無極其甚矣事祔
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
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能惠其鄉既死救世能復濟其君子艱
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詩曰其
斗牛之西大海壘群山律萃植翠旌乾霧坤秀樹蔚不宣萬生祖
公維俊賢虎眉虬鬣高顙兩右握寶刀左屬鞭指揮豺豸立殿前
晚時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賞振顛連聞人急難刺在肩有弟能拯
食不咽曰生施惠廉違平死為明神慘化權驚攸肆虐赫張虐推
唾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沈立以旋火燄女曰墮
橋端手提白骨出重淵空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羶身率
川君將獲舠赤憾寒島厲愕然爾書哀忠禮弥愛坐乘船圭冠
貂蟬瘡鬼跳踉民告殞以藥投并飲輒痊飛蝗滅野禍大田神氣

一噓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掃芳口無
涎揚沙撲面懼以還退奔相蹂行踰躑鉅蝶為妖大如為家趨老
祭陳夏邊以掌擊之民害蠲邑民戴公綏以安歲時扶携謁廟
門清醑在觴凡蒸豚鐘宣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
獸盾衛者千束如旋風止如燭願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願公毋我
捐俾禾如茨黍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縣公名不朽同坤乾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
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棄蔑其
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
公其蕙於禮義者乎公名其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
州祖諱登源元和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國軍追封

盧江郡公父諱林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盧江郡公妣祖鄒氏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
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
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為
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德惠州會賊陷
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
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為
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
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安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
賊通絕糧道公出進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
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憚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癯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慮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

夷盜保民輯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機效順戢斂干戈為民請
命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
踐所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
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樂石以
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頌頌粵南在嶺之外猶
豎肅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藩請行天誅迺戈
迺矢迺糗迺糧大旆脩斯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我守邦鞭門疾
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于左轄巨鉞良弓左旋右節豈惟其身
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
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
公勲元表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

命赤赤

大明沈沈仁聲震于南荒勢無全城公東于戈載封版籍錦韜龍
函獻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慶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

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髯鬚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
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聿以弗隳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
文牖既闕且恤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稔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
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茹
丹荔清醕割豕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雛鴈行或授以罌或
奠以簞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
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拍四體靡
寧奈何一身曾莫膏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

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喜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子吉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起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瀕泣曰先公薨于蘄盜次有義先公者具棺葬于蘄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微服跣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

令上克蘄如獲至詢蘄人啓棺北還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地而昌

又獲祿食于朝皆

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塞道之碑未有刻又敢惟先生是請翌日濂以聞詔曰然星吉之忠

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朶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搠思吉朶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王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有異事太祖憲宗世祖為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為夫人改封王夫人公兄

第六人於次為三少者然不可他式宋時召見者必法烈馬赤
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
年十二月授永直都中尚監丞賜中執事年七十給校尉十人專道
而行監尚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苟事必中實臣手無符勅然
毫不放英宗愈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備起居注命龍
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為聘資嘗得眷近公
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泰定帝元年六月拜監察御
史階奉直大夫丞相帖木迭兒於夏朝政御史大夫倒刺沙狼據
中臺公奮董効之朝廷褒然長公五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
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
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阿思尼蘭海涯有能聲公
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聲頓寢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

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薈姦剔穢煦其朽枯境內
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
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址
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
都路總管府進黃花赤輦轂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造其紀
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軌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
夫太府卿太府近且貴莫敢鈎覈閹豎攘竊斂散無籍吏緣為私
公較摘隱蔽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綉之屬一
萬五千緡悉責償之知崑山州事管其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
詭報歲灾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管不能堪故誣
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灰為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
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大都留守仍兼太府卿

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曰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
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大府見公所為條法精密諸藏皆
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微雨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公
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馴豕梟變幻百出每視省
臣咸否以為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敷惠化其捍搢效
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犀
轉海西遼東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怛口萬戶府達魯花赤十
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關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
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
承平日久官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
邪既拔寃滯憲司繇卒盤據為虐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

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寺
僧世守既久視為己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
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于王氏而逐
僧出之秦檜裔孫效民田群訟不決公問僚屬曰秦檜何人僚屬
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戮矧茲遺
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公之明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
注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鴟
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踪踐
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倡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閻
啓左扉入公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閻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
烏可以小門入我閻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

王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民
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志罷其
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于官寘僧
于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潁蔓延湖湘間
勢甚熾特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公乃
令募土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鄭屬以禦賊爭賊聞有備遣其黨千
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詐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
百文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繫鄭而釋其
縛繼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為應城遂陷城中
人泣曰星吉平章在吾儂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
賜食及錢三萬貫朕不悅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負外置吏卒
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不願帖木兒南臺中丞

蠻子濊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聞者大怒募人
驍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廣德軍國之軍僅
一百五十人賊躡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王師彼豈吾
敵乃貸富民財募強壯爲兵刃皆善其衆又給十五千無至者公
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千人公曰可矣即環甲齊舟二千人鼓
行沂江而上四月與賊遇賊州者首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
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壯賊衆皆散我柵夜遁去又復銅陵策其黨
得二千餘盡戮之復進軍於行遇賊白馬灣又數之賊走淮西
公部分諸將率兵攻賊及于白海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策
馬雜射盡其衆賊皆散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
艘乘勝進至水為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
擾池公率兵進至五將騎于苦竹嶺斬其二將賊安在聞其衆

三百屯黃龍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趨之賊
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首一乘驢二躍馬突前挑戰
驢賊號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
首後騎乘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
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惟恭禦之戰方酣摩
艇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寇江清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
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
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電過過且盡命舉旗擊帆
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禽卒二百獲其舟
艦器械甚衆進克遂德縣時賊又圍安慶聞其黨賊而蠻子海牙
亦且至焚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集擾彭澤公
欲攻之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資士卒俾惟恭守小孤

山而自駐番坊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多
故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月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粟亦且
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
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舶載書
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
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
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
食公卧叱去或以刃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
爾而為爾獲命也何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
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
命言畢而絕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
察御史夔夔等請褒其義乃贈令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即脫歡

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
趙國夫人子男子五人曰刺咱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用
監太卿曰荅兒麻八太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即吉昌
初名達爾麻識理上賜名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濂昔論次元
史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
之始興誠能屬任賢相脩德更政選智勇之將授以兵柄而責其
成功可立見其平而願依違不斷養致大變其中有足任如公者
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其志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
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
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
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

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文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偉
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闈壹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
三宗登于顯馳正色厲言以折姦凶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
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烝黎告瘠公聞蹙頞
盛服往竭以笏畫地再拜辯說弛其嚴威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
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拍額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
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疋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
破民泣且踣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為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
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魑魅群公
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三千以義為勇盜雖
如林逆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畫疑左馘右
禽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逆鷁奈力之痛孰謂猛虜

制于群狐人或謂公盍往它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烈焰燭雲勢
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群酋羅拜來饋酒食叱之不御以死
鞞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豈惟當時愈又愈
著元廟既隳公尚有子公子克孝

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

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生諱某字某姓方氏其裔出睦州在夾處土下宋初十三世
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柱鄉貢進士大父子
野父烟元郵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也先恭
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上歲稽記五經諸老生嘖、為賞
自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閩閩遺書及身尋鄉先達授受源委
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
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
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易一卦
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
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寇江浦行中書檄吳江同
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
盜者亦相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次非禦盜也金剛奴怒

不吝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後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
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谷納失里
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部
事聽其言而不能行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盡教憤入山谷
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營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
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王之出乃大有為之時歷既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
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校以訓導辟

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
曲暢奇通幾無家鬢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善為良善俄以吳夫
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詔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表君宥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

不忍離左右避去勃縣郡丞使者風旨雜逮媼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竒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
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
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

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何問日引耆耆坐語訊以得失郡學
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為師弟子負有未備者選補之役
浮屠必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
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
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三千人兵後彌為最盛始有詔闢民廢田
者闕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惰
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簡為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復
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轉戎衣

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訖尼郡以牛車從事大雨雪牛僵死于
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
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
倉絕糧省檄民七里伯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為病適漕運者自淮
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
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
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
工聲聞數里先生大罵曰民病不救惠用二千石為欲聞于朝同官
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
生抱沈痛相涕泣前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
而放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
我悉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

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積首顛夫夜聞空中並冕、聲燭之
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
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
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
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窞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
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行省
暨浙西運糧百萬輸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
銖怨對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蠲耗先生閱其道遠言于朝蠲之
府名州官屬官皆役阜隸往、常路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
不至者信符之籍節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遺以媒利先生
審歲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
得并力畊桑襁負來歸者相望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

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方亦增至六萬有奇
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草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
如承平之世至於杜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咸樹
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痺陋汚濕
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廳堂室房弘敞
迺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
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
神而特畜洩之魚橋粟林二神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
肆丁緹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常困庠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
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通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
軍魏國徐公建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
父要官執勢吏爭索糧芻相累為于前先生依序排決無不如意

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
動病負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
煩民備六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
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仗貳始或倦慢先生委誠待之卒旬
愧服武夫悍將多不知禮文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
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辯方詳先生片言折之
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
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杙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
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

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
程貢嘗以不職被答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揚某按察揚
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

捕府中卒史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揚更與其吏誣誣
先生用倉中炭常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常則苦於干垣實無私
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
生次子某上書政府大巨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後江
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次子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
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子與兄某
奉樞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於縣東北深灣董施山之原
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在
子二人即某 某某長子平十三居母之壑不肉食至服除人以
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弥月而王卒少房
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某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
玉鬚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

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
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鄉人仕者或欲迎母就養而厄
於無賞出俸錢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
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
陽羞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
不服絢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
兩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充州守
因童進二木瓜管童數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婦
鴈侑書方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軍食告
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充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
書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

一坦然不疑古所謂体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字寢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泚人心者率棄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懼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賤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起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倂衡儼若上帝降臨濂忝既純叢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無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寥寥弗訖也某久修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序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公獨多流光

所及寧有醫昏揭彼日月耀于天門逝者沅沅滅景銷聲不有人
家聞風孰與猗欵先生行知尊聞卷氣弗經堯塞乾坤實乎多隨
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
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

帝仁達于齊張以煦以嫗以致其身民勞或只如勛之頽乃平更
繇俾遂其生點疋舞文其令息矣狼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
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千百為羣其來如雲操厥耒鋤以
播以耘我行其原萬乘沃然俯馭于隰黍苗羊眠藜麥孽蝗刺天
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德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
猶太蘇薰蒸郁結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
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嗟幾奇則然中心無憾生順死安善
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雀雀者岡渺渺者陵其中

有歲千載之悲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
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而不通喜
雄辯累舉數千言富第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
中夫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
剝益得其旨趨下筆快掃百紙寸文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
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佳句語極衆大呼
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
輕視章句德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觀觀章在耶然卒無容之者
竟因而歸歲乙未

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

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語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

以圖大業

上甚愜此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

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田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丑石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丑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乙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耳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丑曰老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丑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

民奉法則生否必為丑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丑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編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丑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為長有寇則率

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
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
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
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
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
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劔奉君君作詩以為劔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
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荅遂巡就見君置酒與
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
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嚴君而所練

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
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恕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
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
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
劍噴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
日也年三十又 事聞 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

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

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

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

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

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螽蟊戈矛相如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

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童叟廷齒于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輔

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太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別罪功括蒼告降

內猶証詔君持節總兵武定馬三天囊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群

酋素伏偃早恭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悛頑兇敢有弗悛屠

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士一民有如魚脫置拔諸水火哺殮喪莫徭

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詔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

蟲仰天叱月月為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

營賊眼矇大軍四來若雷春析骸解項殲彘殲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生氣燼然薄蒼穹立為偉人死則忠位

畢壽齋名與豐脫令者入墓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慄取彼棄此孰

職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文泰才
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
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樾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
愈光茂亦惟彥宏是友蓋彥宏凝慤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
諳練甚精而於群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心其考文轟
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
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
盈唯恐有媿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會遭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
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家喜注善藥起人夜半有

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邑忽有拜馬前者彥宏
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
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賴之頓地也彥宏笑
遣之彥宏壽六十七以至正乙巳三月二十六日卒卒後一月
日葬于左溪山西原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演天
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時用薦者為月
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洪蓮孫男四楷檉操柏檉夫女三人皆在室
考宏遇人煦煦有恩意迨歿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者昔唐張
公藝李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二人者孝行
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真所謂蒙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彥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
宏諸行文跬步不越於繩準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

商之季世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死於後世者乎濂
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
幾有來取則者

戴仲積墓誌銘

余之同門友戴叔能有兄曰仲積君者戴氏之良也戴為其鄉望
族子孫盛衍君分卑年少一旦學識出諸父右而能敬讓自持不
於不揚商事確理一族為之從耳聽其待鄉黨按賓客不翁翁以附
亦不鄙畷以自足每有過從輒剖肴醜酒樂之錯忘傳屢空弗顧
也然氣高性褊不肯脂韋屈下人彼或有挾以陵之則必剖條辨
要求直於有司人皆始而忌終而敬且慕不復吐一辭以犯毋夫
人病久不瘳醫之知名者君悉迎致其藥餌之品多附子靈砂之
屬錢動數萬計君營治勤悴而病益以增後遇烏傷朱君彥脩始

知其藥之非方圖改法而母病不可為君痛迫于心旦暮號泣幾不能終喪既而曰吾母不可復作而他人之有親也醫復持是殺之其禍不亦慘乎乃悉取素難靈樞甲乙太素等書讀之復奉幣彥脩以質其疑問盡得全名醫劉完素張元素李杲三家之說不數年來隱隱名動吳越間有一遠數百里而迎者君以脉證形色之人死生治不治輒生喻日劫後復指數一不不失一二至是益知母死之非命寤寐循省怨悔內積盡錄諸公接夜則咨嗟涕洟衾枕為之盡濡如是者十有餘年遂至陰消陽勝而瘳排之證作矣僅一載竟卒君自幼知讀書喜作唐古體詩工晉楷法至于陰陽家卜宅相墓之術亦往往精到然最善於醫故用是以名君諱士真其字仲積婺浦江人生於大德丁未八月十九日卒於正己丑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其配曰劉越諸暨人

君在不虧婦德君歿誨子女有母道後君十七年年五十六而終
劉將屬纊時命其子思恭等曰汝父骨已朽我即死汝必穿父之
以合窆然冢上之石不立是汝掩父之德而并忽忘於我也金華
宋太史汝仲父所與遊而有文者也汝往求為銘則汝父與我皆
可不朽矣於是思恭哭拜於門授君行狀及劉之言告以請余與
君之季叔能交最久故君之平生皆知之甚習今思恭又能念父
而致其母氏之言如此敢不諾而銘諸君曾祖諱錫祖諱濤父諱
暄子男二人長即思恭次思溫皆業醫成先志也女一人嫁諸暨
倪道曾孫男二人曰宗儒曰宗徽墓在家址二里許全木之原其
墓之時則明年庚寅十二月丙午云銘曰

其行也孝其志也仁若可有施而不一伸維其糜贏以尚其嗣人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歛陰日月為之却行山嶽為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

令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攻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言吳江淮間道廬芝巢湖溺死而為神農民奉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于

上歲

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即龍江廬龍山為廟祀焉擇清脩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

癸丑九月

大駕幸廬龍時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室

樹名木且

勅改廬龍為獅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

其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略具咸以為斯廟興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

聖主耿耿不誣其

本始固不詳且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英請

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以具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

伯州君又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龍旗敵城

額頌大將必克示以神兵暗禱其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

勝巨寇率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

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

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

有無有堂去有筵有几神之矣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

天子聖仁天子靈功及于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

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祠實

宜精神上通合慶同休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無燧不芒都人薦奠

黍稷豆觴八神相依其德弗怕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皆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沒能發祥為神漢高六年遣潁陰灌懿侯嬰略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單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討之神降于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為心固玉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為魅所惑墜于崖下符爽一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即反其閭爽見神來護之於是卜具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琢石為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為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為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澱曰乳渡每當長夏水漲滄溟隱起若岡

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馬亟徼靈于廟
清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
徧祭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燭未見跋甘雨如瀉
四年東城灾風烈火燬將炎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
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灾耄倪遙望雷崗而拜月明如晝
忽雲陰四合大雨驟至王雱歎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
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覩神擁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
鄱陽許中為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
銳郭文振心計開敏且為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
人之數書二為正副于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
之則得書者二人也如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
今山冠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玘戮之

陰霾挾逆風為患士平弗能前畊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
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為助者淳熙十六年
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燦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
更名筮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
民懼為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
達周進蔡發以叛有上日除荆襄監軍陳愷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
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愷密命胡巖起李
強疾趨至贛合三寨之戢七年湖南夷獠曾甲嘯眾倡亂
聲搖江右部使者鄭_以連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凶徒沮
駭卒就殄滅九年安_以進崔文廣為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
來持憲節駐兵守之_以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
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民獄胥吏受賂榜掠良民使之承左

司吳革疑焉神告以止兆卒白其寃元至元十七年閏卒張彥真
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鞠讞之蓋神
之顯靈其事不翅數言而於兩賜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
宋碑碣及嘉濟實錄嘉濟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
也宋寶慶間莆田傅世輝為贛縣東尉豔神之為撰為辭百章俾
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
也吳揚溥時以神能崇苗捍患有合祭法署為昭靈王宋五封至
崇憲顯夢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為護國普仁崇惠
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文之以今額其褒揚光著可謂備矣至若高
宗所賜赭黃袍纏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
云熾稽諸經國有凶兆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
祀先王必以神為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號為儒者多指

鬼神於茫昧稍語及之弗以為誣則斥以為惑不幾於悖經矣乎
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
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
而弗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耶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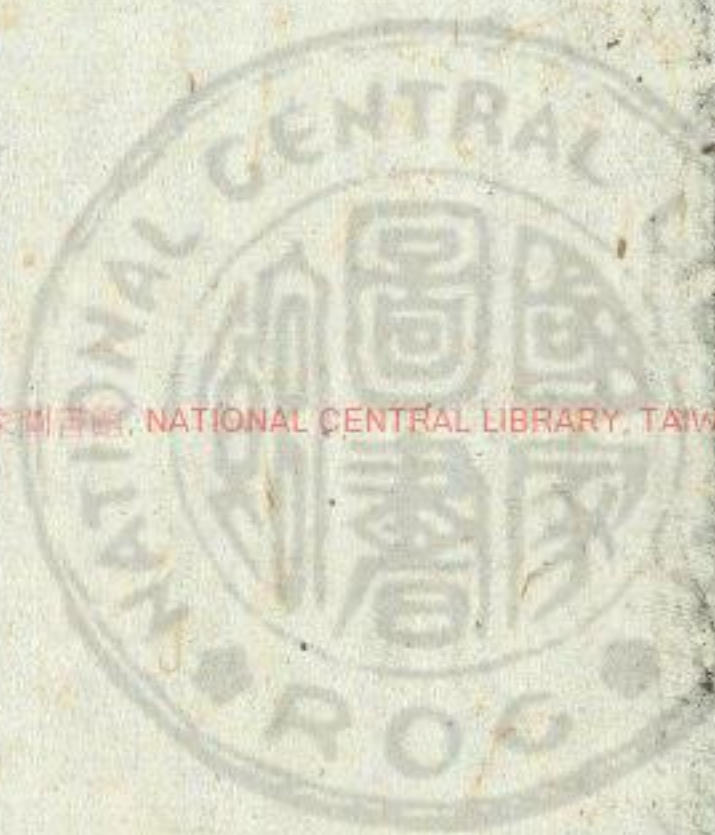
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為學士心久竒之今故特
徇祝史常發凱之請以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
卑第遣陸賈賈璽綬立佗為南粵主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
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
侵境而嬰擊退之耶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略之爾敢并及之系之
以詩曰

神雷之岡翠嶽嵯五嶺天矯含精微崇祠四阿儼羣飛像變翕施
五采施陰爽嚴人動曾颺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檄告捷期豈

或天星墮魄為降靈為神黃化機以石為氏理則宜大中卜遷墨
食龜有聲颯颯達四垂風霆號令宜所司斥逐厲鬼陽雨時禾稂
穊穊歲不饑民萌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宮車駐蹕賴水
麋完顏黥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竄狸莫搖嘯
呼引獠夷禁軍荷袂據城悍屠劉壯捷到嬰兒威神有恭助王師
一殲兇豎無孑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
叩靈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
泥鸞誥自天題爵為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籠黃帶
纏絲五龍寶硯角鬢竒靛葳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倪君蒿
悽愴若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
碑

宋學士續文粹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五

吳先生碑

明倫彙編

元國二唐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
大德二年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
人知之莫矣好道而諫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
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咸餘教所暨且與
沉友雖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
勇於學不惰而勤始為文辭輟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
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游學者
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
開歲化歛戢充擴刻削就規矩燁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
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

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曆元年徵江淮
兵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取貲貨不與輒縱火
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曰
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
榜掠示眾眾譁噪大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
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謂其眾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
事不汝禦也眾聘貽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
事明年饑先生平賈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
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振饑悉召
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六百石饑者以不殍
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
亦遣掾史出偵旁郡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

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既有受而芴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眾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脩完事治姦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會豪氓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繩豪氓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待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冝為人師召入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指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兩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

任備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中書省當
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
于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
月十七日葬桐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祀徙蘭
溪曾祖輝祖儒宗守國子進士考稟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
贈應奉翰林文字後事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
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徐庸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
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
不繁崇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藁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
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
自聖賢之學不傳焉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而
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

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踰闕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
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而卒木有繇其說而大有
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
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
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
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
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於日其或
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見乎世微之一
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苞地含嶽立川流區區霸功
實悖於道卑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擴之有友而南考
亭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昏不由狹徑

是超殫其智能陷於泥塗惟發有傳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
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燁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
道無稍精崇庠一致繩豪鋤疆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
臣咸言其道可徵帝曰汝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
玄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
身道則不忘頃書滿家百世彌童世觀其書將考於為勿謂易知
斯道在斯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垂復壽後人致使
不肖瀛獲際 昌辰忝以文墨事 上授經 青宮當

侍 講禁林之日特膺

寵數

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瀛時事

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

遣殿差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

制書展告墓次曾未幾何

陞瀛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顯妣洲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洲人

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瀛亦蒙恩致政而

歸方克躬詣毘城真告如禮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

九泉實絕前比深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衍聖公魯國孔希學大

篆所贈官封勒石塚前一以侈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

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瀛惓惓之際望也

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備

國史兼太丁贊善大夫介子瀛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璵書

泃篆題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取盛天於
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
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
無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
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之久遠而襲為封君者也嗚呼天之
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
係也曾祖曰之厚贈其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亮累
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
善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
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
通春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

年上疏請備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
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
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
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久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憺然登
降有容觀者稱其違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冝近侍左右拜中
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
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
直學士希學為秘書卿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
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
亡焉可弃而它之令勤王之兵頗眾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
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方士避亂多集郡邑公

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令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虜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張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

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

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

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脯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釋服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

宅錢物稱是三月廿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
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
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
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摠管子仁
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
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
人曰訥曰証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五人希學令
資善大夫龔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

上龍錫之甚厚

以素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
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
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濟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歛

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侯
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人曰休
我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蕩燕
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
不以力王師焯焯如廟如廟如纛盜遁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
胥噬彼謀不感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
叛言感不從不感是為禍將迨身云何弗歸聖書迎拜傳掌邦教
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土宇自隳位其可居退備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薦其承云
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
惟贖守位惟德昭績垂後嗣是式

東江郡侯花公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
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
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億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
呼縛盡解起奪守者乃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
賊怒碎公首縋于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
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

位追封公東立郡侯又十六年其子俞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燭泣
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
惟公勲業始末宜載國史余嘗得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
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不顯
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
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

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掛拔之群寇據縲家寨公候
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
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
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
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摠管徇鎮江丹陽丹

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

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

月立行樞密院 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

克常熟州獲 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

中者八日群盜 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一百計

而身不中一矢 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

部氏公與偽漢
數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
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
嬰兒在若葑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
甫三十有五侍
兒孫氏瘞夫一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
江軍中惡養不
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

年冬

王

帥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矚漁人出竊

資以走夜宿陶

穴中天曙脫簪撤舟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

孫氏抱兒遇斷

木浮至附之入常州採道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

聞人語聲呼之

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

月達

上

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實兒于膝曰

此將種也賜雷

老衣遣之詔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肅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

今官即煇也煇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求
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
死賊與妻妾之如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
銘曰

雲雷遶屯區宇分萬生

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

翼後衛翁若雲誰其家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群盜猶
磨礮大刀長戟屬索韉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縮弁繞雨屯駐馬
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
震遭者瞻落兩足躄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
游為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艤艦蔽江躡鉤接
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戟三日
勢愈嚴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指目吐烟叶汝賊克頑犬與豚

顏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

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拒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寃天子下詔

褒忠勲東丘建侯貴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敷生
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
勿諉弗信請考太史文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憲十七世孫也而憲則西
平忠武王之第七子也憲為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五世孫
服遷分宜之白茫里七世至時舉宗忠訓郎復遷吉之廬陵縣忠
訓生舟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允元允元生去邪去邪生則武
則武生諡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即公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
士舉不利即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為茂

才異等署縉山縣學教諭未幾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水州路太
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廣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年勞上銓曹
除贛州路總管府知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歐陽某商番禺道出于
贛必假館楊氏楊逋其泉久弗償歐陽與絕交楊銜之歐陽自番
禺還贛值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歐陽于獄公廉
知其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為媼家兄弟甲與周丙
共牛而耕丙僦乙屋以居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
能陳丙殺乙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榜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
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民賴氏兄弟無子弟產二兒曰邦獻
曰邦毅弟以疾卒瀕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為兄後邦毅弱未有
知幸司其業養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似亂沒之邦獻所
繼母心為不平悉取授邦毅邦獻訟弟與母媵人私遂盜券去吏

持為竒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即代去无
弟垂白相與居與其殫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
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幣為公壽公却之兄弟請益切乃受
其一轉興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郎其為政如贛州民究得直
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徼福于公公不顧也屬縣仙游令馬景胤
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變焚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
一壺仙游民間公至皆執刃驩呼共縛一壺實檻車縣境帖帖部
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驩曰父母來矣公
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父老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
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翼日父老剪綵為旗職齎
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藝香遙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度
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汝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

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亢旱公徒步兩舍崇雨於龍
湫或曰山高氣寒非挾纊不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遽疾趣且濕
沐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屬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
氣宜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淚下如注公遂逝日薄暮
民鬻鬻見公乘白馬揚青旂疾行道上驕從甚都無入城隍祠
中咸異之馬聿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冢為妖怪民忿之列挺為僞
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禱城隍神五人者拜起見公據神座
其色毅然齟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為盜所殺云
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午丁酉三月亥奉祀歸鄉里其年月日葬
于東向山之原娶郭氏男三人長徵次即克次允女二人適冝春
彭琪吉水揚致道孫男四人誠諒謙讓諒即來速銘者孫女五人
皆未行余聞天地正氣人藉之以生者存則為良臣歿則為明神

此無他浩然不屈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
喻公良倚為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競夢為其社神列旌
旗鳴鉦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響其事與公頗類人心天理為
可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為良臣死為明神有
光燉燉亘古弗泯猗歟李公為政孔仁滌滯洗冤以予遇民洋雖
無知公往捕之民競而趨縛致檻車孰為夢夢激此禍凶不以為
勲覆忌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翩然遐征我民心苦白馬青旂
騶從師師入于神祠十月所窺瘴惡剛腸死亦不渝廟食有巖生
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文夫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瀛於金華山中時則有

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
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
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
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瀛疑之問於劉
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
也瀛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謹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
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
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授老于家復
以一疾不起又五年瀛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頰頽然成老翁矣
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
謁隧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
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瀛目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熟
善蹴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
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
是如蠹書蠅迹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
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
干徐凝李頔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
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剝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
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
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
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綬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
苦吟於雲烟出沒間條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
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

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
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
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
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
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
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山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
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略
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元中
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
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
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某孫女二人未行濂謂
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

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
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
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
無適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鬼無不之非湧
醴泉定注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誌

元至正之季民及處州為盜剽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寧
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
中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
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
卒不敢怒而為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復其家安之巨室細

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藉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為右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
未返命其弟父烜攝之君還復召為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

江西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

其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

始據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

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降漢國洪

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于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

歸葬東陽縣興賢西丘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

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

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櫝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一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
念也時呂氏家連繫縣獄鄉人象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
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
也其先有諱玖者自河南來遷玖玄孫浩上書宋孝宗朝脫父兄
于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第源以行義旌明皆有惠于閭里源
玄孫鑰仕元為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大父及父撫母某氏初君之
大父嘗脩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姓至君踵其志
卒成之君為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
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塿塿塿後季父文炯六女其三
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成道東陽俞文璉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
塿君乃謀於弟白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惟太史
宋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為請

必不忍辭乃以君族弟榮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
天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獮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

季也補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蔚為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綏相其良姦以撫以誅愉泯跳踉弄兵陷郡陰檄王師禽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躋于崇而淪于遐吏操深文幾隕厥家家之再完由天子明

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載德登碑于以悼之故王寵車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志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于斯矣乎初余年十九時負笈入婺城之南受

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珙亦從烏傷來卒業余家抵彥珙所廬僅
半舍不能一接至是始及見之驩如平生彥珙少余四歲肌膚若
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閒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潮諶
吳公闡教楛槩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珙聞之騎驢躡余後越
五月即還彥珙自是家居余且讀古書於浦陽僊華山往還遂皆
經彥珙門彥珙聞余至雖夜至一鼓亦必炳燈起迎釀酒澆我軟
語不能休余困就寢席彥珙即臥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去及別
送余五里外訕侮譁笑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舍者
時彥珙年方盛壯議論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曠闊而略不事窘
束又何跼蹐奇村也已而廷燕都用太師德王馬札兒台薦授澧
州管領按都民戶總管府王寵千戶所管民司長官道里既遠風
土曾然殊苦彥珙在官多邑邑不樂嘆曰人生貴適意尔何至馳驟

束縛若馬牛然未幾解印綬而歸不問賓朋有無無日不露醉醉
輒大咲世間事類不足以汙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來
濕彥珎益不自膠類大放於酒晨興未盥漱即以壺觴自酌時
望天酣飲至暮唯恐壺之竭也家事日益落彥珎視貲財愈不自
愛惜或勸何不少為子孫謀彥珎曰吾遭時孔艱托麴蘖以為昏
冥之逃爾君以不念子孫為善矣不亦大感歎又何曠達之良士也
乙巳春余自左史乞身還山中持扶短筇適彥珎彥珎首不暇冠
急趨前執余手曰君未歸耶且留連四三日勿遽舍我去指所乘
青驢曰將殺以啖君池中有鯉魚長可三尺取以為侑君雖不飲
視余引滿必亦為之暢然余不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蒼
頭問其姓名大聲呼曰汝第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其為誰耶
余出迎彥珎已據床坐矣問曰余渴甚汝何處可得美酒時方嚴

酈禁余不敢荅彦珩攬余驥曰子真俗士耶會日暮不得已止宿
鷄第一鳴即馳去自時厥後聞彦珩為酒所蝕形貌尪瘠甚未幾
竟死焉臨歿精神耿耿不亂也嗚呼吾彦珩其止於斯矣乎余聞
之失聲慟會 朝廷纂脩元史起余為總裁官匆猝就道不及執
紼以視彦珩之葬輒往酌柩前追思平生之驩而話言歷歷在耳
而音容不復可見矣嗚呼吾彦珩其止於斯矣乎彦珩諱士寶彦
珩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慧祖紹父如浚妣王氏彦
珩幼孝於親母夫人抱疾煮煨藥劑以進累月目不交睫長從名
師友游叢為聲詩皆清雅可誦其遇賓友一裁以義苟或當與雖
珩玩裘馬亦不吝其意豁如也娶同邑金氏宋雷州汝君士龍之
魯孫也子男子四銳鉞鐘鐸鉞鐘先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
棧孫男二淙漸延祐甲寅二月十二日生洪武己酉正月二日卒

享年五十有六以其年某甲子葬於家西二百步西墅山之原嗚呼吾彥珎其止於斯矣乎銘曰
嗚呼彥珎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珎醉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彼溺於聲利形勦心瘳而無一隙之適者其視彥珎又何如耶嗚呼彥珎孰謂非達士耶

故姜府君墓碣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鬣頭祖某父思齊以賞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貧夫斯君之孤弱挾黠隸為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道真時已歸金華揚某矣間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凶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為君教氏之饒鬼矣夫豈可哉

區區賞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已子稍長
從鄉先生楊夢牛王月溪趙松坡董覺齋游志慮淵冲而識見迥
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
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
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
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堂
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羽翼之恩所以
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立從子恢道為後而
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姍黨無不以孝弟忠信對導
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造偽鈔
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
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安

史他男子以前事遂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糶七閩時流民所
在成群動以數百計無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
來歸六親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
訟者質之為言其利害訟為棄止君晚命仲子遷城中往來嬉游
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
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此誓將奉窀穸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
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懺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
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
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其孫五人曰焞曰蔭
曰溥曰繼曰善焞能積學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尋舉
進士擢永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
適陳仁魯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

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喪
祚薄之餘乃能奮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道人以為善而攄急報
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
蓋從古而然也癩不敏幸與煇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
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然亦自謂
據事直書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昇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邪無
德弗酬得與善為述其非天耶幾迹詩書有孫為德其非天耶生
遂死安松阡鬱蟠其非天耶卓哉善人延裕於後昆其非天耶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
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

年乃終。瀛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家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賢采芹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廩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崑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備，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為楊儒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姓亭，月中金錢隊，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

器至弱齒不為授室俾游學甬東粥糜馬以益裝錢君即縮不妄
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驪曰此願不多於良馬邪躬為
裝禡使之周覽春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
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
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為八鷗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
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贖司令時鹽匪
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
于庭復不聽至欲授印云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
廬於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筇散孽牙枝葉鬱如
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備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
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
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抗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

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詢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
君自如也轉達德路總督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
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
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
下大定 詔遺逸之士備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
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
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
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
聞數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
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乃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
病屬林君欣然使之擇地華亭縣備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
舉柩藏焉君初贈錢氏心遠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

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
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鈔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平議歷代史鈔
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
及平鳴壇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
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成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時齟齬君遂
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以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
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逆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踴名家震
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歿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
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薦紳
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鏡野列布列東
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
情逸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

衣泛盡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
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其至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
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
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頤眇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或
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
非端人邪蓋君數奇諧竈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
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贈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
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
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黥奴負君金度無以
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其僮人追執
之君曰吾輩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為
問將戮其姦君曰此誠余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

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
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相及也
嗚呼豈其然哉彼貸殖者不越鞞歌暮絃之樂爾顯顯者不過紆
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
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
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
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
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
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
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
綿而弗絕則其薰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
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札癘投分於

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孤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潰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衣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摧勢相傾些濬散厥辭益崇銘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遯圓班部自寧些流霆下春百里震驚些鸞鶯鳥淵天機呈些鏡甲瑠戈百萬宵征些葩翹穎豎媚韶榮些籠絡萬象素齋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駟些通風脩脩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撓些絳府雖樂毋命洞冥些盍乎歸來返故庭些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瞻宏

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夏少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
默記又推之於遷史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
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
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
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禩
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
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
舉法行學者知以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
是鑽是窺餘則滂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
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瀛
銘亡友魯公之墓慎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曹
其此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

商之傳與夫轉徙之詳皆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
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
傳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
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
及其餘數千年間國躋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
之者如山川出雲皆見豐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
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撮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
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灯讀之達旦不寐後為辭章虎蔚炳明
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
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也
公負笈從之將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辯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
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迷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

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激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釀酒開陳逢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踴曰君子鄉入國朝有詔募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屠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為家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

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
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
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志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
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嚴以金
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
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
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
陳升明公曰前王陳日燈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
使者不敢諱蓋日燈為升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懇故託
脩貢以覘朝廷之意

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

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

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戎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傳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譏有中

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

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

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

膏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歌公獨譏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

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

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

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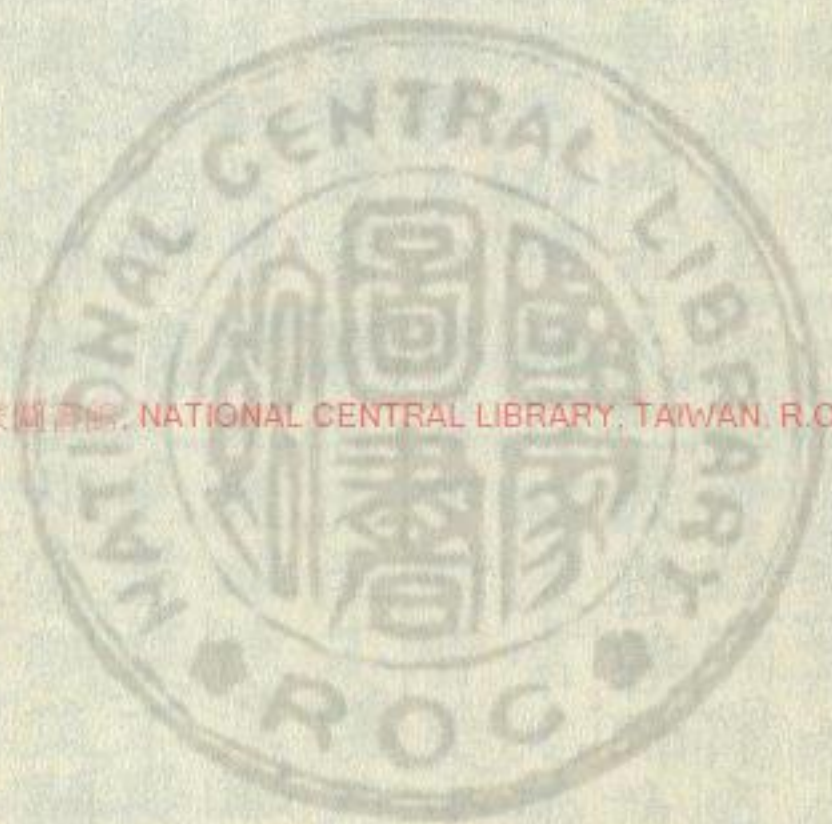
以一介韋布之士受 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

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

政潭果歛衽而逝距家繞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元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塋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惻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公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二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

稟辨誤歲于家他咸未脫稟當公備元史時
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家深共坐官
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
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
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
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也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
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曰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
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
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
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鏗令來請銘者次即
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隅一竒形聲相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六

故温州路總管

宣君墓誌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江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
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
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姓
月白侯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跣履
仆為嬉戲或相警警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輒易侮不
敢時相逐為羅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頗目穹鼻須髯森然
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東西散去
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
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
為王寵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權



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珎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彥珎之墓濂嘗為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密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中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轂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其實不受金彥昭驛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盡菜

一本裝潢成幘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登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救民令買簷償軍其在溫府洽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搥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為歸卧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

詔起

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
事彥高風流醞藉為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
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
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醒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
樂府新聲釀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泯
槌登聞鼓訴冤誣彥昭聞邈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
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
奈何不為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
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蟲引出延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
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甘叔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
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自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駟次
駱女一適洪某孫某其某鳴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

言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
於來世云復按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震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百
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荒涼青而復黃
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傳守劉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嬰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
濟君子每為之大息者有惟守劉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
守劉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劉勢不
能止哭踊將絕藝已編荆成篋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守劉欲夜
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篋至大澤而投清冷之淵守
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實沙上脫

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閭房中設几延
使具主祀之其友實明善為徵木造小榭藏之適其與家趙翁自
城南來憫守剛之意為掘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
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子仲父文友君
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公松栢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
守剛其字余之并命也傅氏命華好善室人曾大父某大父公某
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
不輟油長燈真文先立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米受業者多貴人
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履廁其間怡
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傳者也
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醫溪漲不可渡守剛
立水旁望之曰至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

辭悃欷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也藥之瘳守剛請元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取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擇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已坐廳事作書聲聲呼夫為之失笑守剛怒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者自娟好似朕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余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于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室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爾曰為誰某曰予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聞壽

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卒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墓之
原曰爾今何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其公獨
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
史事齋卷之翰蒙求三帙以進余讀之見其遺辭豐縟而考事綜博
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微所為狀來
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懇聞人善不啻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擯
眉而避并日一炊毀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
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
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
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怜而遺之嗟夫若剛
者安可不哀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
守也篤持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躡君之躅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為亂寇象山虜縣令承據縣反縣大姓王君
剛甫散家貲率勇敵士散其營破之執縛魁首數十人跪于庭置
曰汝寇郡縣因命吏劫平民為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令
至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
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
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
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
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
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貴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為學務達大意
能操縱欲散其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李嘗以通蒙古
書薦為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岩江浙行中書省檄君壘京

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
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又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
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嬰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董氏許
子男二人用鼎好學通詩用金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
孟林起宗二在室孫思一曰銘曰

古重巨室齊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動阿
而止之俯伏震恐豈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
之間萬室蟄蟄煮海樵山易也難繫世當治平不敢踴騰或運其
情據阨阻兵乘亂未弭嘯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鄙君曰
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以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軍
取峻賞天兵東來欲剗穢腥聞難既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駟一日
千里旌爾義勲以勸來者父老相携環拜于塗非君有為幾

汗鳳躍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
玄范文白公掇揭文安公後斯海內咸以姓並稱之而不敢名其
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家子諱法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
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若學同舍諸生已成
誦出嬉遨君獨坐諷不休夜熟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
通六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即棄去取諸子百氏窮研之
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
譁咲方殷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
美以為文安慶至正某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遜人
勸君輸貨于縣官而給鹽于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虞君哭

不從曰汝敢家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
補祕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轉博士再入翰林為
備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
詔諭江西至七閩會為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
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
武據延平建寧之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
使普穎不花尚在君詒與之謀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
君憤曰經略何為發此言今汝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
吾死將與此城俱頽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
略驩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
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驚君集眾告以福旣謂并力禦賊則妻子

可生緩將為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効無老少悉棄城固守
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
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救之命守者鍛鍊為長
鈎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鈎
曳之隨沃以水火尋息復預積濕薪拈蕪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
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
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薪
道絕撤民居以炊經略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
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椎牛釀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
踊躍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逢戰君戎服出
陳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
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鬪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

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征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
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殺
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詔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為君寃君
曰吾職耳可邀功乎改江西行必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
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埵子樞淳而北過黑水抵鉄山卒
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趨海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
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王察四十帖木兒在洛遣使迂君君赴洛
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命月遁明日君覺之惶惶北走樞失
君所在號泣而追及于海子橋丑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為
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挽君歸環立守之
君擁衾卧不食樞叩頭流血請以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

八月二日兵入燕九仕者例徙南京君至構疾弗仕踰年友慈溪
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三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
蘇山之原以其年五月日葬其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
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為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
關倫教不為浮豔語集毀于兵左口者若干卷藏于家君自視歛然
接人和而有禮寘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
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畫日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來
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
及于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

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循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熟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曾蚤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槩丑夭其二即樞樂一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朔元百年中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恃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彌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孰造此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略南藩剪屠姦寇以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中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列維乃職之宜邦國殄復吾能

獨存奉身以退敢汙先君生既有開歿則有承九時之人其誰
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著碑來者咸式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志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
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為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歎
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
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
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
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教備明有遺範二卷俾
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
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幼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輒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杜主貨財倡家者實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鍊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須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孱弱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

虞成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耶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
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
公後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
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
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歛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
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
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叅政
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
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有瞽者跛者彥貞憫其顛連
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
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
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

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弊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
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
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
柰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
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
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
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
兵來逼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扁鵲而去事平遣帳前
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
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
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

盡哀一絲之中若宗黨若婣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
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
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令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
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
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
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
晏稔為銘其墓父文恭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
恭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
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
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
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
彥貞江漸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

人謂才如長光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金出也女子一人歸東
陽蔣嘉身孫男十人槓械榦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一適嘉
亨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
燾燿炎樵煩光熒燄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
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歛不得憑棺窆
不得臨穴將何以擇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群行鐫之樂石可以垂
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我不敢讓知徇漢等
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龐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
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臂借藉秦法之涼肝腦
充室形骸閉箴愾我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
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外政復履規重矩疊通有耿光曷忍毀茲

曰率其常或斂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齎不冒奚有畛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能其芳馥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醫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繳翮竟以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杭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楚慶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挺楠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灑

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
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
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鄉
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
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
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不廢晝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儀
若相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質蠲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
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霽人見者革面
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先人也 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祈質陳之以秉彛不以
已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歛

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僮往禦之反為盜所
歐僮妻往護之失足墜輒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槥槨也職此之故
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
安能通詩書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
虐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
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
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
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之涕泗沈瀾非仁人也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待
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游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
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

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
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書相與
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
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濂訪使者行部舉為稽
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
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疑亦種種安能遂
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
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携
室人賈專及仲子璩長孫慎與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
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璩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
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
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西遷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來 召濂趣裝上南京權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
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心
愈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履齒始將折留連浹旬推羊豕
以為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
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懷感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
老矣居亡何濂復起脩元史雖官禁林又將十年而遂同慎亦俱
竊採于朝濂私自念

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立矧所能淹將以
其文行上聞遂慎感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耶乃止洪
武丁巳春濂蒙 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
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
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

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久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廉知宅
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廉孰堪為之宅之講堂宅之其字也姓
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抗生餘姚知
縣慈再遷諸暨陶朱皇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
事娶吳氏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
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又七卒之口乃癸丑十一
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艾溪之源娶黃氏壽若干前若干年
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
錢銀鏞鎰銀亦前若干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鏗鏗微君長孫孫男
六濟溫浦潤浩濟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掾宅之性雅飭行
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
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

閭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
徵君為定科條以濟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
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
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
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涅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不其數則奇我哀乎宅
之斂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
多士之思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又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年雖
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吊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將何所依
賴十數里中聲嗚嗚弗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葬于孝義里戈溪之

源其孫鏗以瀛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仲右功世取文刻碑文曰
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吳出泰伯苗裔初遷會稽
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翦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生先生
遠孫少邽咸通初復遷諸暨顯化鄉之峽上少邽九世孫泗宋崇
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里世有顯人其詳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
元祐父護母斯氏府君馮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
蚤喪父事母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饌羞必待竟食
乃退母常戒之曰我有媵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
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參半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
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
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曾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
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為養不翅足矣

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踴勸幾致墮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折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導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銜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鄉鄰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畀矜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為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康髮盡白帥諸孫曾鷹鷲為行以進次第舉觴為壽府君抱玄孫寘膝上銜杯

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繪史遂為高玄聚慶圖以
 傳後三年府君達竒疾陽道閉澁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
 絕藥不能及法當喻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遽如醫言謹得汚血一
 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
 耿猶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首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
 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鉅銓鉞鉅
 孫女一花亭黃鏞其婿也曾孫男十源滉濤海汝澁治瀚渡淇曾
 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楠梓楠植府君性恬冲與物亡忤貌熙熙常
 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
 日清美輒箕踞而吹之聲振林木而胷中之自信者壹假是以洩
 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游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祿以展所蘊
 終無以累口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則暮功總麻千指就

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矣憾哉灑也不敏處所
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又蒙國館致饌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觀
矣俯仰今古烏得無情乎於是揚其大者而製銘曰

有夫之羸如義行之真如家國之養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如影
端于形孰得而傾如蟄如繩如橐如炆如網歷世而弘如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

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合山縣之寓舍

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合山某年月日始還墓金溪白馬嶺高

橋之原其子危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危兢惕自

為狀二萬言采謁新墓之銘灑守官少暇久未克論危十年春正

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拜薦入史館
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其甚雖於是評騭群行而勒文
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庚子某生
而手中有文曰凶回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
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
兵擒巢黨如老童于後牙潭權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後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之竟
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其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
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中封
汝南郡公父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護軍中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宣公之父也

曾祖妣王氏 曾氏 祖妣劉氏 皆封郡夫人 郡之名如其夫 母鄧氏 黃氏 並封豫國夫人 公自至正元年 用大臣交薦 入經筵 為檢討 八年 已四十五 改承事郎 國子助教 七年 除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 未上 轉宣文閣授經郎 兼筵經講文 官階 翰林郎 明年復入翰林 之應奉 十一年 遷儒林郎 大常博士 十二年 轉奉訓大夫 國子監丞 擢兵部員外郎 十五年 陞奉議大 夫 禮部郎中 拜朝散大夫 監察御史 遷工部侍郎 明年 轉朝議大 夫 大司農丞 又明年 陞中奉大夫 大司農少卿 復入禮部 為尚書 十八年 參議中書省 事 兼經筵官 次年 進通奉大夫 御史臺治 書侍御史 二十年 拜通奉大夫 中書參知政事 同知經筵事 提調四 方獻言 詳定使司 後四年 階陞 資政大夫 俄除翰林學士 承旨 祭 祿大夫 知制誥 兼脩國史 字羅帖木兒 入相 出為嶺北等處行中

書官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

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令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俄有詔出居和州闕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智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得葛君元哲更相策勸言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臨川具文正公澄清江克文白公掇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嗚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二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將金陵或以其文示南其一中丞張文穆公起舉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伏公曰危

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俱行還官
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
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
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
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業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
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渾一草箋金織文幣人一端皆
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
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
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
君臣政要公悉心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
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
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

群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
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梅賾衆書
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二
子順帝以公善華札詔書釋茂書公辭曰臣官冒監以教化民彝
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其勤
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
郊以斥合祭之非謹益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翁
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捐
束脩錢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攷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
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授略薙除荆棘闢田幾十萬畝使民有
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貴皇太子受

玉册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寧
曰儻有違禮人惟貴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禮
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
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彙加石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
帖木兒伯顏等擗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
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救廉
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
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槁近有司希其意欲鑿若易槁公諍
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
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
繼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
全活者甚衆上准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

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
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
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悅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
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正
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
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
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任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
悞軍事用樞密副使晉頌不范為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也先帖
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頌督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
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踈遠辭
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
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

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又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幹業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朶列圖兼興和路編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殺官困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殺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攬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侍所獲南軍平

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群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揚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洋臣李羅帖木兒戰死之大醫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之從未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字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俱以平章搃兵河南漸生豐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字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擴廓帖木而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搆恩監喪妻

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
為齊國以龜山湯公豫童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
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賈事上中書皆寢不報
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賈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
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
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
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
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
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
基之地而無風雨之虞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戾尚玄嘗伏
關上䟽言郟王某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宣使時楚速達兒為省
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

即上章辨荅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失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國至斯不可救矣丞請河南王擴鄆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息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捍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之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稷陵顯骨為揚輦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任矣公厚書深

中有容實喜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負賤
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特制黃君暉等七
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
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勸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
清慎節儉遇凶歲輒䟽食不御酒倉吏進祿米羸七斗時斗可易
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繳政院使充滿達兕神道碑其從
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公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
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从嘗請仕公曰
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
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
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彙五十
卷元史彙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

一日卒俱封莖國夫人子男子二人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
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
大都儒學提舉亦前十年卒文六人一適同邑曾旣堅之子也餘
皆天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童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
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竒才偉德之
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
純之文嘗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
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
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廼生疑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
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
朔方氣淳而尻駁列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

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
交薦而升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公蹠而言民
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矇瞽
有相化其器荒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
辭或服笏冠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究弗雪孰喜弗礙
孰蠹孰秀弗除弗疇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
何不思多言是嘗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
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擁姦肆
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
吾何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惶惶如涉失捋天兵北征驅
雷走霆有耳莫聆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

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
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
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矣爵祿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
有傳終古昭宣

家孝士續文粹卷第六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七

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也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也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竒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

民彛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并牧州里之辯華夷內
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於民凡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
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
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
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
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
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泉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
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
堵墻序點之揚觶也向隄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
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

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躰著則其
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
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
管攝萬彙不然則一芥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
圖小也力可以舉鼎折人之所難也而為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
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
所不參無所不苞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
測吾文之量得之况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
之燄得之昆侖玄圃之崇清增城九重之巖邃吾文之峻得之南
桂址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

吾文之深得之雷庭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
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
而奔潛而泳植而莖若洪若纖若蒿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
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人得之
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遺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
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堙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
其內局乎小而不囿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
謂四瑕雅鄭不允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
趣不超之謂九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
摛者將以蝕夫園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痛者將以
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草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
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

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及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其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則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書衣冠以示敬言飭車輅之等威表被旌之先後所以彌綸其治具匡替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者之以象形乃繪事之推與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畫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畫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畫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

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歟爾雅或像論語或春秋或著
易象或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詩學之有
圖罔不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習異尋倫
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字悅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
之華忙忙指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
衰矣是故顧陸以來一及也陸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
三家者出又一變也一聲言之學書者古猶於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
姿媚者是就一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
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論古今詩信為才丈夫
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藉藉甚
有薦于朝者景暘以年老不仕于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
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文有以見天下之蹟而後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賜其知所重乎哉

鄭柏加冠追補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洧者執經為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尚關顧先生追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喻人之得禮則內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內外邕穆且卜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乖謐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為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為田脩禮以耕耒耜用宣疇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既施澤彼有年逮其大脩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柏端最堅暨于

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蕙葉芊外柔內澤本固未絲我挈其
綱物莫敢先藉禮為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
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揆諸稽事理不少心爾生鄭柏紉
綏蟬聯由禮達義世已十傳煦然春溫嘉生榮駢程書煇煌降自
九天爾生已冠學維箋箋朱唇添鬢玉潔珠圍元負加布三祝于
筵取端配名勗爾致虔當為望曰與鬱回旋勿隨鮮葩銜竒競妍
此謂敦本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瀛行罪右史三月十五日卧病京師之官舍不
能侍者六日

上頌近臣

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黼以

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于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

不參以分毫人偽待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

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卑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處疾必

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幾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寢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勅黃門內史出大

府金藉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有輿之禁

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令中書造安車給徒丁六人

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

存問寶以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

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并致書太子

子以寓箴規之意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

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

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

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

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

于兩間者莫不沐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

此之至竊復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與儒臺未幾 召

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

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

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

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

復追疏遭逢之盛於 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史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蟠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為侏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筇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

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泮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臣哉於是親御翰墨章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為人後為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

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抃蹈將趨拜墀下

帝咲曰

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
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卑莽微臣侍

年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

之頃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

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綵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

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

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此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

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煥發陰翳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

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

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與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

正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若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
同宜勒諸樂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載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
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
臣瀛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瀛拜手謹記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
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復溪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裏
鮪尤為佳絕瀛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
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
者咸定為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復然不侔鄱陽劉彥
昂最孺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欲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
哉須溪所書名中載三代人物之子偽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恭題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貴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賢俛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頌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之

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

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釀一觴臣再起固

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

縮者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 天戒咫尺間不

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頰面變頰頓覺精

神遊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

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

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

命編脩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截之以示子孫非惟見

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

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

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

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 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 叨冒 恩榮復絕前比所幸犬馬

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 今 天寵屢加雲漢之章

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 雖然博有之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 惟 皇上尊賢下士 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

甚 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 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

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 王庭哉 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序者 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 皇上寵恩之優蕃 抑過之矣 又按天保之詩有曰 罄

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 惟 日不足序者 謂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 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 禱於無窮哉 古者侈君之命 勅諸

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確玉為軸
裝褫成卷十嚴珎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
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
月戊午朔吳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恭題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

趙魏公孟頫所畫函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
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
壞命良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
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悉稼穡之艱難自
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
紅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

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
繪農夫紅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
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
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執植麥禾以觀其成
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
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顛一夫而不被其澤
威德大業必將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
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恭題

賜和文學傳誥

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為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
四首示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

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
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
而見夫天地之心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

曹謨英斷雖非

淺見陋識所能知至於文賢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
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
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為人嘗求其受知之故善藻存心恕
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淮江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益可見

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

視夫導吾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
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臣後敷贊

聖治職有宜

然者故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為御史遂出知武
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朔日臣宋濂謹題

恭題

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

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為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 陛辭

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者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特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

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

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虞亦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
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奉
其鄉邦是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具官宋
濂拜手謹題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
四明樓璉字壽玉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
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藝事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
言八句詩于左末幾璉獲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
織圖也遂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
絕相類豈璉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後遂題之邪卷嘗
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

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為顯仁書后所書則恐未
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為急豈風之圖不見久矣有
若此卷者其尚可忽之耶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敎鑑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以韻
一夕而成類疑為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
石見帖中所書海賦河淡等字人謂為章草之宗遂誤指為漢章
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為承著之謬而
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
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賦河淡之
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
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為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習

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書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皇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

且云秦郎不能遺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在殘老僧何敢
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謂辯才所居雲門寺
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
若闡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
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
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庾名秉
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
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秘記又作祿里此
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

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余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
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跡速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
甫謚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密固有
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又沾沾不置者何耶非惟
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牀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
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
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
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
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上安之謬矣偶題
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頤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豪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

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瀛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無感
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
親檜而疏檜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太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
以採鼎鼎竟罷相及平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
聞揚煇上書責李光弼檜議和振因薦煇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
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
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
振不得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橫焰勾
寵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在裂豈不信然哉
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錢唐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
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溥賈廷佐亦疏檜累
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讎耻

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
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
張焘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謹議中余故備
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不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
庶幾仰不愧俯不忤所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
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
公余忠宣公或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
賢子孫也哉

題顧拙軒告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
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故事修職郎滿三
考關陞今錄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

嘉興府鮑郎監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
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
首當有十幹登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
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富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
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
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
六世從孫琢玉為軸重加裝褫持以相示故為詳書之以備當時
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冊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
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

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
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
至十一月始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
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前未有
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
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
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
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者也不然誥中所謂
尚充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
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
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
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

魯公五世孫葑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痼新起精神昏昧謗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贊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稟之第二以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

慶八字週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缺文爾徵之大詔令並雜圖
琬琰集文粹文苑諸善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瀝竊
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
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
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蓋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
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
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
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
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善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
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
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無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
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

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簣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

題葉贊王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王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九偶進而分粘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

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替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穆陵遺略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友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搃攝楊輦真加與丞相葉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

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址平大都督府及守

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惠 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
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懷牛殺鄧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
久鄧媪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媪辭媪哭於庭三日縣
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
三丞乃祝曰爾信為鄧之鬼耶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
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躋之絕無所
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右具畚鍤斲之四苑藏竹下如
生唯孩童屍米獲蜂復道丞至榆下環繞而悲嗚發之孩體已腐

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寃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躡履畔，揚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氏一鞠，即伏方疑無主，檢屍衣得過所，知為湖南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余言之，余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書鬪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拍鬢鬣，具五彩兩顯，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析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鬚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

泠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久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余聞有血氣者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冥頑不靈而至是與哀哉然余所哀者豈獨魚也歟

刪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帝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曾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真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更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友覆相劾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蒙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刺汝賜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願乃同族滅耶少

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
趨坐堂上索嘉公蒙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
其俱來寘諸法外人見君咸戟手拍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
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
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
死其能官於城耶盜怒反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
從則祿汝不從則血凝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
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闔外
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
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
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
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江道

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
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
泉必當以予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
廬陵蕭彘翁鄉貢進士也叅謀軍事於首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
婦弟同縣鄧春者臨江府吏臨江陷春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
偕萬夫長楊璣寺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
俱人傑也法宜去半聯得書文曰
繫委質以事君為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方無間於尊
卑當海嶽之塵民君子鼓腥風於干戈譬巨瀾之失防予泛搖搖之
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子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國象乎孰舉
手以曷其狂倚心劍於天外予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閔之莫通予
誰屬予以三軍知秘計之屢出予復掩耳而不余聽婦人難與圖

謀子徒有淚以上膺慟哭而叩蒼旻子予悵悵而安之或危盛而
無所騁子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氛之日熾子絳帕首而在呼冠切
雲而佩蕊珩子去業堅城而長浦予雖賤為府史子頗嘗與於祿食
縱一粟其亦君用心子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子人孰
得而非予君有心而臣背去子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子
雖君祿有不享同一死以報君子植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
脩子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子非禽獸而須眉子豈異夫
人人子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子免君子之所鄙望魏煌
之宮墻子實宣厄之秘祠亟攝衣以從之子依嘉樹之嶮嗟中心
皎如白日子即禹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子亦子情之深懼
瞑目而屬賊子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子誠遺言之堪踐
爾死固若傷夫子瘞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子靡百齡其何

祭吾知爾精魄之化于下醴泉而上御靈之二物固為休禎乎
豈爾心之所祈必震盪為風霆叱列然以施鞭撻不忠而為藎
糝子使天威之昭宣嗟鄧蕭之一生之二義而三不見水宜與爾
為三忠方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一寒心方力不足以振之悲風
瀟瀟而四來方謗含哀而噉辭

論頌

陶尚書中立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歿無
人藏其屍家夫喜露皇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
跑上成坎一豕二豕三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擁土覆之
而夫新昌黃蹠有牝犬為邏卒所食棄骨屏一真子銜之瘞諸
野余聞撫髀太息每舉論諸人輒笑余誕且謂二士無是事昔譙
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和殺仲文奪其犬齧和

守仲文屍瓜浮土掩之尋卒衣新官一以朱
冀州石玄度犬母育
真一窟移葬於
古無是事者過矣夫
也又寧止此二事
余為誕余故書此示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洛
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
門鄭氏之以其家九葉
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
十七日於山趾達寢室三
廿縣東七十里
己亥正月十五日
於仁義里孝門
年丙戌十月二
門十年庚寅二

晉美...
亦弗之信反指

月十五日携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十四年
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梁之屬以次告成
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
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我馬之衝不可居十九
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溪故廬越九載始重其治於是復來潛
時 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
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豈有之
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然羅山之望潛溪朝茲
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會先望之展省固未嘗虛
其與弟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
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余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之歟予
子孫居於此者毋祈累母為不義毋侵蝕比隣曰衣被予詩書

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余之志也

宋學正統文粹卷第七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八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國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曰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朝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幸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於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變革於中權姦蒙蔽於外黨網抵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息

皆為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
波徒沸於重溟海色聖光歸於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簡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盛
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
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
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
丁寧愈見一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
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
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楚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
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
玩時而愒日每繼以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

况往牒舛訛之已中世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踈漏若
自元統已後則其戰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
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瀛忝司鈞
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
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
三十八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
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大明歷律表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
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
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
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

後食可食苟梗化以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
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
侯師於李惺始采詔國刑典述法經六篇漢蕭蕭何加以三篇通號
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
唐長孫無忌等又參漢魏晉三文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
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上天和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佑臣民孳孳弗怠其訓
迪群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
大舜惟刑之恤之共我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
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
弊不異白粲中之以礫禾黍中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
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

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衮衿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

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聞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

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
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
云謹俯伏 關廷投進奉表以聞

致政謝 恩表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備 國史兼 太子贊

善大夫 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

真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讀

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

今幸遭逢

聖主定鼎建業特 勅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

儀臺繼陞右史侍經 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 特除承

旨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璩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殿廷序班一門

三世俱被 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 親御翰墨寵以聖文然全璧之光照耀寰瀛且隣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器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可盡述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迥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取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

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聞臣瀛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 十二日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燕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上表

致政謝 恩箋

具官臣宋濂誠忤誠忤頓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
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
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
赫下燭泉環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慕以謂
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

皇上之大德

陛下之深恩願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

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之
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
人則否其機甚微其殺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二王
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

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忤誠忤願首頓首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惻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則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拜謝以聞臣漢誠忤誠忤頓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定瀛謹上箋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宣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在宋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昭磨曾未幾何改繕工

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兩紅腐
絳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
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
壽福都祿管府經歷上書左丞史克新戍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
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
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屢譴為陳利害
衆咸感動卒致二千四百斛歸李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
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索視之弗與遂
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李羅聞之竟出見
彬卿以官書進李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
既進行與否在乎章使臣何與至趨而退李羅不敢強將宴留之
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乘馬去從事官皆感之出郊嘆曰

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傲僧昧僧翹御史臺臺臣
何獨無劉經歷耶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
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
聞之欲辟為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
富有者反指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
服徒行民間得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母
慮數十不以時入救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給驛史曰吾將
使江南爾目託故遲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揖倉使
崔甲曰吾使臣爾預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荅彬卿遂坐與
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
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
吐舌相顧平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

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
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
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骨中道棄之乎
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
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
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謂或者曰此亦墮馬死耶國
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
還南昌御史大夫朶爾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省署治武昌道梗木易達必經石頂關歷連雲棧過瞿塘灩澦出
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
固當彬卿爾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
大夫何為出此言耶及大夫歿又護其喪還州彬卿為人不辭

事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錄其行索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即賊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設奇中無毫髮差或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曠閱閱照人黥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劍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驢出入枚隸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彌士大夫者恒脂膏自保秘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孰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聞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他人言之知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傷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
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
然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為之師吳公授以春秋
三傳之學教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即能領解其趣有所
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
吳公游景彝與之晝夜相磨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
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誦讀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
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脩輒以為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
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燁燁有光于時云初景
彝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鱸魚雖在木
可得必徇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以香糝
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

增張翁無子聞景彞賢而有文命為贅壻景彞能當翁意翁亦以
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彞益自韜秘絕不與人文終日嘿
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
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彞居喪盡禮出
必布裘屨纒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彞潛避去翁不
釋或為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恠耶翁自是不敢
強翁既老必以貲產悉屬之景彞辭請以畀諸族子翁不可姑受
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彞葬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彞之仲兄
鉅歿以次當長其家氣痛弗忍請至終喪群從固請乃泣告外姑
以歸藉所得翁之田廬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
負者莫如徐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曰虛
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彞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

多溺人景彞築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彞為由心人云

史官曰濂開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才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彞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彞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彞之學未舉白于世且謂玉光劍刃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彞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彞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既銘景彞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彞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號醫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群其外族曰方建舉

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徃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
如淵珠衆游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
流發越閭煜煜能動人競要遮作州閭師類弗應浦陽江上有鄭
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饁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
可為也即日上道舉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
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
時退居白鹿山戴椽冠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
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
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一州
學子師生定議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
關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弘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
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

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為覆箴事乖名義峻言岸之弗少
怨家無僭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恚愚謀諸鄉
鄙活之氓輟為犍為謝生拒之氓頓賴于地潸然墮涕生曰東作
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
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妻禽致餼繼以金幣生咲
曰孰為君子而可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
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
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曰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白
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
當使其泯泯自為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
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
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
佛膝上執筴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猙獰可怖冕
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德性卒
明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
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覓無道誑
咲冕亦咲著作郎李孝先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
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
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
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
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

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
都館秘書卿泰不華家素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
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
死灤陽唯兩女一童留燕俟生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
取生遺骨只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
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
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莖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
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
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寐輒挑燈朗諷既而撫
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
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
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喜畫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日光言

皇帝取婺州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石碣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余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滑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者翫譖嗟溢市中余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狂士哉馬不愛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杜環小傳

杜環字炳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官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人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

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
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
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
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
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
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
直隸涇州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
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
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
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
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
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姑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

父與兄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
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
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懌
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疾
環親為烹藥進七節以養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
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
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
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
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
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弥謹
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善

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
禮買地城南鍾家山塋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
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
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
事變勢窮不能隨其所言而共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
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
古人不亦誣天下哉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
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
聞之去奔訴於郡守欲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於子

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
上道詣京師伏 關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絳吏議輸作
大江之濱筋力尙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日旦念
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
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真昉乃

解僑不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實體羸弱不勝負任之
苦越七月病卒真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
事歛衽久之且曰使真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
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
激也耳也有如真昉者詣 關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

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
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瘼之重無愧於俯仰無
慙於神明奚翊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
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
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
方余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
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丹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
母以居踰四年忽有虎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益
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
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鈎取之玄初欣然往仰天祝

曰我誠深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
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以効
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悴垂死玄初噓氣禁架之
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
璧蛇鬼侵之沉痾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
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
壇煉醮祠白鶴五十四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藝燈二燈飛起
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寘聘玄初
備祠事實曰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
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有二若果屬其指揮者實喜復問曰君能
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
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子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

以泣初雪川有神師曰莫洞一呼雲從雷狎襲如兇獸晚授其徒
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少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
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
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武戊申京師旱
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鉤軸亟命左司郎中
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
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劬冥電光燁燁遶身摩
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筵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
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
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
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
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

二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

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七月己卯

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
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轉運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
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
上悅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
山建壇其應如初乙卯秋七月旱禮部尚書章公等奉
旨亦建壇於冶城命玄初禱雨果致靈異其年冬無雪

上特遣太師李韓公率官屬齋宿於冶城仍命玄初登壇致禱亦
獲靈應丁巳秋

上有事於古先帝王陵廟遣官分祭玄初

奉旨得西祠周文武成康漢高帝景帝唐太宗宣宗凡八陵廟
皆有休徵之應己未設神樂觀授玄初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

仙官領神樂觀事玄初為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封門石橋瑗費將
巨萬計玄初談咲成之初主丹霞里報恩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
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
亭覆其上玄初嘗拊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
一卷焚香默坐人竟稱之為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余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瞳燁然長眉鬚然傲睨
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來下也亟往叩長生久
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
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疏
能黜其智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之余敬受
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後使鬼神者其能幹夫道之
樞與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徹徹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上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念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牖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余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兇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寅故小字為月酉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架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復至

柳林反接于樹先髻其髮纏以綵絲次穴曾割心若肝暨眼舌耳
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東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為
奴稍怠舉針刺之盛頰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兇心弗忍
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兇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
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
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林姪鞠之始猶撐拒月
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
物萬里乃引服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
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
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
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少焚符祝之延奴空中
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與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曠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
元耿頑童奴之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
近牛狀物近忘之因啖牛心免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
和卿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
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
耐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瘦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
月西置對弗荅史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耶月西曰殺我者既
伏辜矣喋喋將何為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勿持壺觴樂
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廷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
不憫我二人耶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
兒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
父德寶廷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曠與劉不知其里居

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
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
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襲象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
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
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其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
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喜歌遇弼飲唱瀟
東山及他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醉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
以醢代之頑童怒曰幾蝥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哢哢然
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
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其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况何必
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
即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余乃

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
誤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史官曰司馬遷
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
時來米則風肅然也余竊疑焉首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
我公周女無形而能以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絕地天通
不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
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言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
刑終不可追為惡者曷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而
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忤也妖得而侮
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無也悲夫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發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
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
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領學司馬
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弄為榮元李教授鄉里名動
一時 國朝取發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
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 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
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 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
偽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
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 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
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 目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
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 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
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 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

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素人庭訴斷拍
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
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
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瓊輝怒不可犯倘不願死盡殺
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
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
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
我事德甚弘戒頭有所憾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
至郡不得窮至鄉邑之一民逸去命卒誓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
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
賄利獲六七人下獄高錮甚嚴卒方往捕未及鄉民大駭德基計
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他辭辭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

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
之何輕哉至是邪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五乃令意慙乃已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
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云用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
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為
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爾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今山陰保
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數將兵
且集名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
若先以計致之果友用兵未晚也否則兵出無名民先受其害矣
願君矣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為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
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不
陰侯則無事矣令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然縣父

兄弟者易俊原非孫也老人曰俊原
其諺曰俊原或未曾來其子及麾下
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曰兵止不設
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
又度其勢孤乃招之曰丑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
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出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為農者民咸
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
也籍其願為兵者數十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
邑民貧而俗慕恩之且以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
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亂罪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
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與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
畜牝驢四十疋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
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必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負

德基獨戒民勿償守以心問德基雖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
不欺妄焉可責其償因四家富極海內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
除疾苦寧以穀足驢邪以語塞德基因畫不使者數事守不敢復
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一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
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粟也縣牛
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以破家郡以雖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
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十家送牛雖勞不敢恣使他人代之脫
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乎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虛名以愛民為
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名以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
獄獄屢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物價不湧民相
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工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已居維二
年會改維為縣名還維巡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維民情無

答癡今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
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德基交甚狎時
亦致事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
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汝骸骨歸恩其天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
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此
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典以伊尹周之
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
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
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
用謂儒者為儒緩慢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

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邪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瑋字守貞生賦淞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罷患疝流注肌毀間一潰一興纒纒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緝甚久無懈忘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取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

隆疑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鑑孤慨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
拊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拊授室生二子燦燦朝夕受其
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
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德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其
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
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
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
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余官儀曹時郡
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
貞為言其有不彰表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
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余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
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詠以同其傳焉

黃氏三壽圖黃氏 浦陽台溪人

資善

身安而家裕者人之所欲也藏智不用而厚重有餘者天之所福也君有以契乎天故不求而自足也超乎寵辱離乎毀譽而游乎物表此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獨也

資深

智足以燭理而加之好學敏足以蒞事而本於無私事長不以和樂勝禮馭下不以慈惠傷威行乎家庭春溫而秋肅著乎言行方矩而圓規斯學者之所難能苟謂之舊行君子其孰以為非耶

資文

人知其外之備而不知其內之美知其才之豐而不知其行之崇是蓋質而正和而有禮介而能通者也

東陽十孝子贊

十孝子者皆東陽人其事載於郡乘為詳予讀書之暇因探其昊天罔極之思而為是贊以風世之為人子者

秦顏烏鳥傷人

古有醇孝厥姓惟顏父喪未葬行泣道間我畚我鍤是瘞彼群烏何知銜土予助我家既封烏吻血流感尔異類愧我同儔秦風日漓借獲鈕而德色誰意雲雲之四蒙見此曠日千載之不禮憲淪胥豈獨愧君烏亦不如有一廟嚴嚴春秋是祀用興薄夫作我孝子

吳斯敦東陽人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尤心奈何自非吾親盍從生我我寧墮身父死其可九閔我我痛剝斷斷泣血上書願易以身王用

尔恤卒全父命更旌六門風彼一令池波滄淪宰木扶疏清風肅然過者下車

晉許孜東陽人

嗟嗟許生實孝于親胡風木不停道此難屯輜車既載負土築墳我親我壙敢曰勤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以為幸中笥猶存几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凝春雨濺濺父子母子得無苦寒與飢况既不可見寧不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獨不閔我觸我松栢嗟嗟許生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馮子華東陽人

緬彼孝馮結廬晝暮傍思親不見欲與俱亡白月寥寥悲風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嘏斯禋有燁斯芝孝馮曰噫吾焉用汝九京莫興百瑞奚補唯尔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

祀厥德弥章自公之亡肖公者幾茫茫堪輿孰非人子

唐應先東陽人

卓哉至行衆人所難眷我應君我涕洟瀾親之云亡中心咽塞雖
草生髮問何暇來櫛昔處昧下其樂泱泱今我來思舉目但見白
揚彼蒼者天曷不我惻苟可從我生奚恤尔心之苦尔行之優
雙關我我卒承天休

唐唐君佑東陽人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死生一節弗岐弗分唯思親不置鞠明究曠
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罪之深我宜墮墜胡
獨使我親先彼朝露昊天不弔直至于斯渺渺音容如何勿思官
用褒旌封關在舍匪私尔一人亦勸來者

陳太竭浦江人不知何代

浦汭之間有氏曰陳親沒居廬教麻終身心勦形瘠杖而後起一
氣如絲去死無幾朝哭如石莫哭尤不忍聞松風翳翳林鳥嚶嚶
來助子之悲號遐思靡寧起奠我爵果肴在前烏鳥為之不啄世
渚失防頽波滉漭我思古人古人馬往

宋董少舒蘭溪人

有倬董君父以令終躬負厥土馬鬣其封四郊無人夜寒如水黑
飈潛興如臨神鬼董君出廬搯墳撫膺念父寥窅長哀無聲日兮
月兮能照下土寧不閱我最若頌亟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煌煌
駿發爾祥蓋紫韜黃於燁其光有倬董君德聲斯不亡

宋金景文蘭溪人

潑水之洲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疾在首顛天請代頌
萃于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纊以前天光下燭五色粲然五色

粲然未足為偉在電梅風勿犯其里苟匪中忱曷以臻此縣代是
師於戲孝子

宋賈南金金華人

孝道之弘百行所宗誰歎賈氏實敦古風生弗離親歿安可棄忍
令親之玉體為泉扃所閱晝雖不可見接以夢寐夢中相見宛其
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茲潛潛墮淚睠尔孝德閱我童
逢梳蠟其貌黼黻其躬父子相軋或不相容我述贊辭用發民衷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方眼不見水鳳闌雖遠考龍堂則邇玉雪皦如方肯汗
泥滓赤日出海方爾心不死

自題畫像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塵解不同貴奈之何墮於曲學局乎文藝云

忘其真寶之歸溺此浮華之麗顛墮於得喪之塗眩惑於是非之
際縱濫廁於大方曾不離夫小智靜言思之幾欲霄涕奮自今以
為始日載揚而載厲有如升嶽者當極於崇顛辟若改火者須資
夫新燧期融通於高朗誓憐治其蕪穢用致知為進學之方藉持
敬為涵養之地續墜緒之茫茫昭遺經之晰晰雖任重而道遠必
篤行而深詣庶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爾其勉旃以終厥志

購山心齋

書不易多

珍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九

四十一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蕙於龍虎山之
私第年甫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壽即為奏聞

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令方一至嵩山何期
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安慶為
帛祭使仍令其冢子字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守初奉
公冠劍權厝南山先墓之次冬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山而
瘞之字初恐遺德未能大白于世與羣弟子輯為成書使張致和
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瀛華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當
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矣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

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為祥徵年七歲嶽山炯炯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嶽名山拍相傳唯翻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龍星再集于交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筵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錄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感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贄來受者川赴雲蒸餽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

上統大行親取江西

公知天運有歸游遣使者上牋述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
錫燕者再燕有金縉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師士庶求靈符者日以
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
毫蒙鉅符授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井止飲者
疾瘳

上嘉之令作燕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後詔中貴
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

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于便殿內降制書授以正

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

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又

之 陸辭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

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于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

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己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月承顧問者四錫燕者一三月十三日

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常

設樂手授於公俾祝而焚之禮成燕公于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

復有金繒之賜庚戌夏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

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

弘化明誠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

淵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上復召見

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

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

丙辰秋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

來何與朕意相符耶明年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

備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

之城樓

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

代天師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

善長祠嵩山今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

襲楮幣而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

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欲游而不可得嵩山中峰

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噫噫

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

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乃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

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劔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

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燭寧瀛

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

是夕太崖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籙秘文之屬皆不習

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溟濛甘露即降或有為魑魅
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景不見公憫干戈疫癘之餘沴氣不消舉
行玄壇舊典備壇壇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
夷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沖虛子自號家愛佳山水仙
蹤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
群仙翱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
孝養臨殁筮祭咸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
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
代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真君妣周氏其文君其大父諱與材
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
留國公妣易氏妙明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
也公娶盱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宇初

即今天二頴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

上召見七奉天殿八覆謁視之一曰絕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字清

次海鵬二次勝佑子三次子二人一歸鄧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神

明之宵四簡素端嚴用道為體而膠葛游氣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

久天光五自發六以愛知七聖君八朝京師八天寵便蕃聲聞

四達至九於既生之際又不能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

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一明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駕蜺作軒御雲英英剛飈泠泠絳

節翠旂恍其來迎載籍玄裔二踰千齡五彩交絢玉笈金經矧有

劍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兇刑華蓋神君於焉降精圓目青

瞳閃如電燄入朝三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儀金衣霞頰四帝曰

俞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凝真集神巍巍嵩山嶽之中尊爾往代

祠執禮如存庶集靈和以綏兆民皇用褒錫爾書金縢君臣遇合
玄德之徵胡為弗留飛神窈冥崩崖墜雷百里震蕩圓光有赫四
燭寰瀛在天為清在地為寧在人為貞是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黃
之扃公能守一精聚氣凝不死維神所蛻維形白鶴來歸遼東露
零洞視萬古後天弗傾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
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陔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
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毀于火者再皆官作之 國朝洪武五
年秋觀復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姓者德生德清謀謂祠
星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民弗祥乃持曆走境內
告于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

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於城下僦匠傭工甃城增址作正殿
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櫺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
以合庭雷三門舊閤南直通塗今遷閣東三十步由門循廊
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
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
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徼靈于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
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沉水香為像名其閣曰靈華
而奉像置其土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
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
知州民懼忻趨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
幣走告于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
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溪未敢進夢霞冠羽衣

神趣之行且以病相告劉至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
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為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
武義山寇為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過媪南長數尺盜恠問之媪
曰城中人擾皆若且耳盜譙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復守元
將高興怒欲屠城苗少神諭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
見巨人坐城上濯以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
至正十六年沿海習兵自蘭溪夜叛還謀嚴郡城神化婦人道可叛
兵食瓜田間食已吐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兵有備遂伏誅
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瀰旱澇之禱為尤驗固未易悉數也
今觀事幸復乎故上曰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瀨曰發女之於茲郡
猶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
也民之祭者情也此元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之情壹乎禮則拘專

乎情則溢在人折中焉耳且田祖先裔民以其有功一執七猶思
祭之况昭回于天恃賴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
至婺女七度為星妃吳越之公皆屬焉何獨蔡之人得專祠婺女
乎是不然吳越之公固廣而斗牛女之所該亦廣苟以纏度細推
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劬躬焦
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為民祈福濂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不測者
為詳所以起州民之瞻敬而俾繼承於無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
道可字南峰郡人也冲默而契道嗣天師畀以崇真明遠宏道法
師之號云繫之以詩曰

帝居冥濛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翕以張百靈察衛
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州公國列莫歆疆須女下流婺適當赤
光熊熊吐寒芒名州建宮自隋唐歷年八百氣愈亢神宮巍然逼

玄蒼彤楹文戶紫槽房高閣飛薨穆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電母
雷師翼兩滂麒麟駕與軒虹霓幢羽衣絳袞雲錦裳凍雨灑道塵不
揚清氛嚴人靈始降口即之若魚視洋洋山君海王脩典常執玉來
覲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藏者臺有時告雨暘
麾箕舒颺畢沛滂后多黍稷隰有杭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
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曩善勳鴻慶應被殃神靈秉握帝紀綱帝
有正命莫敢襍襍之以私帝所哉神理惚恍誰能詳史臣作詩匪
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蘇州賢首教寺重葺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
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
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松公來為

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專為贖音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
輝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
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亂五行家之言強謂佛即非吉徵
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巖法師俯徇群請起主寺
事不二三年易腐為堅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膏治煥
焉如新已而歎曰諸役輩粗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
不分毫倪皆舉手加額競輸債泉以後為愧法師乃戒搏土之工
斷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壘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綵衾諸弟
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唯曼殊普
賢二大士神情間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模宛然像長六
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
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糜錢幾萬有奇用功幾

百有奇偈來俾瀛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視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降本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焉可以異觀哉以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熙連可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

編滿一為無量力用相収縱橫自在非近於一乘

圓教乎諸有情衆者勝者劣乘贖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
混迹不期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情多羅之為快法師此舉其於
樹蔭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
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
欽光殊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獅子
表大智而降冥也普賢騎象在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劔斧兩神
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嚴之定
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燕目略舉禪華之說斷
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編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灑既為
作是記殷勤遐仰復學主夜神以得寶佛之語察之後法師名淨
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源定慧諸家善力振其宗
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嚴其化道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

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
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
以懲創懈怠者七寶床中右肩卧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
變白諸天哀踊雨天華四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奠金棺葢三
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
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
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遺紛更紊常制
緇素絜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
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
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群品觀者無以像
觀像如觀襟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微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

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
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
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蘇州萬壽禪寺重修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
門曰法愔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
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寺
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
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
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
壽之上政和初反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
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群僧散走潮為楫鬻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視廢其感頌而言曰是刹
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通
今住肅立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教為辭童嚴
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
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蔑如也稽其穀粟則盜無斗儲
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
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脩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
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搆大雄殿五楹間鑿石
于山市材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曠不督而
集四阿有嚴若輦斯飛丹雘絢爛眩人心目傭工於甲寅春二月
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九役殿為鉅殿既成
門廡堂堂當昂為爾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

松林蘭若勤舊口合與議延坐中璣公嗣其席璣公嘗請業禪師不
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殿刺葦致三世如來像受奉殿中觀者起
敬璣公晝夜葦葦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
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昔也
茲剎付之塵燄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剪
翳剔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
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殿之功無讓於開基璣公善繼
之力必漸復於舊觀嗚摩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
於茲來游于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薩雖曰
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為有漏
因果而忽之哉予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
時邵思賢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感凡夫以法籠絡
為周陸淩泥欲現金芙蓉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
樓湧殿薄太虛鬱收毒燄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
夫頹白煙斜日寒隼呼虎立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骨中
藏書以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振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
廬蕭然一榻結雙趺風聲風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布泉盃
索粟滿車捆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更龍變承楹列砥碣
椽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嵬慳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
齊毗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温六瑚吳江有刺委華蕪尚
留像變金作層妙莊嚴相愍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敷直揭紅日升
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撫三門夾序墮堂塗劫可馴致當不孤抵今
勝驟復然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鐘磬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巴

且暮拈寧復論朝腴一念搖曳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
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
作銘者誰列仙儒鑄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別峰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安蓋還源觀以傳
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寺悉叛師說後百有餘
年僧統清涼國師遙傳遺軌不弘教緒國師傳圭峰圭峰傳興
之後又復廢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青粗完現傳璿璿傳源二
師陰搜陽聞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
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
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真承國師之旨大能教越受學者至
千餘人萃傳春谷遇遇傳令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同公上邇圭峰

凡二十六代矣公諱夫同字一雲其號別峰越之上虞王氏子世
推簪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姓師已十月父見厖眉僧振錫而行
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
暨出聞房中兒啼聲咲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藉
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續承家
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入
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鬻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
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一書又謁懷古摩師受四種法界觀
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
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
智光發現識者心眼之春谷性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
精且博矣恐滯於心習以成龐執曷從事患惟脩以剋滌之乎公

即出錢唐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峰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
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
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
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
毋久淹乎此也為贊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
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
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
宏儒之龍象公為分講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
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
其名郡守蒞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
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
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縱愛

我厚名義不可犯也矣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峰誠非常人也元
廷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峰以來累葉相承
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護法善力持大法最諍多演
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
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
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賢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
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四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往交跡延請
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做終南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
招徠俊乂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
德為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輿蕭登三
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脩建塔廟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紀焉至
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

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界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
倚之以為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禳命謂非公不
可公為執香臂上以請雨即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卧崇
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追起之元季寺焚干兵公奮然有
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開堂以寶三藏梵典室以脩首楞
嚴期殿閣門廊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迹室年
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闡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
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蜕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
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閣維叔餘燼瘞焉所

度弟子奉來元善如坻性激慧
剝者則妙心大衍皋亭善現高
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
日益淨土梵期也公神宇超邁
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叢論交
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
惟却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
饗賸道唯恐不盡其意永康胡
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
公開咸樂與公友函詩往來無
作孝光唱酬於山光水色間尤
聞其賢也歛衽不暇斷江恩師
朗智優真詣於該其嗣法分布列
壘若蘭景德仁靜姜山明善延壽
性澄妙相道備法雲道悅小寶林
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
交不休其挺己衛道理或不直雖
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
冕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
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
公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余忠宣
公性李著
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毛猜忌
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

台衡教也挽之戶圓通至於黜別人品惡之厲後進三宗屢得其人
古林茂師之主保寧取下過嚴夢僧無賴者數人持懇之於公府
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曰爾輩不識古林聞其為禪
林名德子華將不利之君子以為何如人不知且已否則恐罹大
咎也衆沉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
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群行樹碑於墓
平生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使軍洪濬施大獻經於二浙濬自負
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于王邀公游燕
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
始如一不以文近為疑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
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彙輒為人持去其
外集曰天柱彙錄公自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

者也嗚呼賢之宗不根久余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撐
支震耀使私宗植立於十餘傳之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
乎瀛總脩无史時開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瀛為文獻公門
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瀛仲子中
書舍人遂游乃奉共衣萬壽禪寺住持元瀟狀來求銘瀛久未及
為而遂為該請之愈力令該以林獲選俾返初服為河間長蘆郡轉
運監使司判官又後書申言之令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
行業之詳而為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

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冥承遐受昏
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燄欲交不有清涼曷振其頹黃龍
入夢麟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并傳離而去之諸師繼

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五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
靈承者公舉華如滋號為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
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
於相若不剷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
營安住毗盧靈慧自教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
據摩尼坐揚清淨音梅檀薰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頌
詔下九天召入禁廷息光赫佛日增焚賢首之宗非公誰
寄慧力之施茲寫為至報緣已終輕如蛻蟬定光常寐白虹在天
龍鬼護塔陰颯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鄧鍊師神谷碑

皇上既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厲以為
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瀛天師

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召至 關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悅賜坐錫燕

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

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脩奉 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

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

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韓公及丞相致 上命以禱期

三日雪至期果然 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

御註道德經命 輿往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于卅十年

奉命之會稽祭 帝禹及宋阜穆二陵還明年張公卒於是仲脩請

歸視張公塋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輦

輶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遠去也嗣師知其意畀以

慧之峰郭塢之原仲脩更名曰神谷顧其門人曰吾仙游時戲吾
遺蛻于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輩從先生游吾家
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脩學長生久視之術
固斲不死余將托仲脩而長存而仲脩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
厚仲脩不敢辭仲脩名某令以字行臨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
父小父韶仲脩生時有雙鶴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
留君敬斌十八服道士服嘗出游見道人於仙巖石上授以縱閉
陰陽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
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點温州玄妙
觀主抗之龍翔宮四方人頌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蓋深矣余
固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之為余言仲脩喪父盡禮嘉禾生其壠
上哭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仲脩交

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道者固如是哉
老子之道充以夷顯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
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童寶劍大絳衣指揮呵叱運化機驅
役鬼物如群兒東南名山雄且竒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蓄性鬱
靡施天使道術嗚于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者既倡後輒隨百千
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恍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
飛野庵之叟髮垂頤窮崖屹坐闢兩扉稽首長跪叩幽微語以一
氣疑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萬中赤熹赤光射滿如渴覓
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雷電囚蛟螭璽書下徵祝國釐瘡禱祈旱
滂捷斯須龍顏每為興歎咨歲時竹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光陸
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為此
丘穴深燬欲藏冠劍誰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為

遊行八極當采歸十載弗朽徵斯碑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有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鄭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復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鄭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何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鄭山忽聞地下鍾聲慧達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嚴未幾斷木為浮圖三成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

堂房廊奉之。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譽改浮圖為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鑄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鄭山僧慧於觀察判官崩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鐸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知晝，又改浮圖為九成，第三成實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纓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為額，拓為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

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
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捧宸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
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叅寥潛公誦道一室扁曰蒙堂叢
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為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
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
奔濤湧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
般若莊大慧西傳至妙智廓公續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
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絢變幻
不一更用黃金為塔而藏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
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於塔顛如月
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
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全集不減於昔時盡鬻賜資之

贖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擁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為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壽寺集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官署建置十六壇場香鑪華幡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繒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極弥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薨棟礎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

夷禪學為之中興僧家來依法輪者至無靡以容二十三年大建
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窓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莊田土
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
恩閣七楹間黃文獻公潛為之作記雪窓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
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咲隱訢公法子入我

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
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坐十年宗綱丕振風雨不動
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替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興公
築黃賢塘得田三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
其數如黃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
石膏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脩演法之堂并徹其房廬為
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

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雜處則出於比丘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薰脩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安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二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恩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成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颺旋電奔一入其庭心空疑擇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鱗

冢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浙河東西未見有如
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
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乎為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鱗
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其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魏魏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照燭大千洞見毫髮
靡物不昭無幽弗達其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萃其骨身
其無憂之王捶碎七寶造塔板之萬佛旋繞其誰放拍端白毫相
光藥義奔逐隨光瘞截其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鍾聲發揚塔乃涌
出其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其唯其所在天龍
訶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其神鑑暈紅烈火殞空或射九天燁如
白虹其千日環覩如佛出世攀引莫能繼之以淚其依之主之代
有偉人據蓮花座說法如雲其十四方駭奔孰非龍象一唱之餘九

情俱喪其十聲應氣求霧滃雲蒸千有餘歲無廢不興其十有大
導師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其十長眉廣頰大類慈息其
徒翼之各展度門其十湧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禾稔稔
淇十象教陵夷既其永歎浙河西東以斯實難其十法王能仁覆
燄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勿替其十昔人有言難逢者時優曇之現
四衆來依其十疇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有泐成壞其二色
非青黃其光焯焯不假彈指諸門洞開其二苟能荷擔直入無礙
手擎摩尼於法自在其二玉几之山其青無瑕法雷常鳴諸天散
花其二敢告來者以續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其二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巔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中又
更聖壽寺廢曼葬為荆秦元泰定末有大導師千巖長公飛錫而

采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十二載比丘如海
來補其處四眾悅服如公在時十二時中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
二分教受持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闕乃與勤馨良杞是圖西往
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奉以為贄於福嚴院請致毗
盧大藏尊經滿六百匝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
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三里所夾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
傳誦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
興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吾人敬心孜孜持
曆徧走民間欲聚銖黍以成丘陵杞弟德隣素樂真曰盡心化導
惟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徹舊堂載
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欹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山造陶
於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人曰陳新氏亦率董

肉率衆蒞役

國朝洪武

龍集丁巳

陽月斯屆

其日乙卯

始奠梁

楹闕六十旬乃訖厥功

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鸞飛

犀衝霄猶宛宮影落天半

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黃

金種之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嚮列以長龕

攢布度格安至諸部

素性覽藏吐奈邪藏阿吐

雲藏其為功德微妙難思刊定因果窮

究性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

研真顯正覈偽摧邪無所不具無所

不感有信禮者如聞世雄

出大音聲天風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

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

演說妙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

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

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

告來者是續是膏永久不壞我聞法藏

總為五千四十八卷以別

計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

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為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

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

名為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

是名為經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為心譬
之於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
手眼是名為佛一有不具於相則飛大慈悲以一佛身用表千
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值到榛棘靡不如意是名大慈大悲之道
是名法成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
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刹土佛身
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
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筭數
亦不見餘况止一千由此而觀手眼周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
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覩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
十方歛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
愚金華居士達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闕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繞一周
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飾日益勝黃金暨丹砂梅檀衆香等
合成大寶藏湧現藏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衆手持刀劍具
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奮軋
如談苦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
頓悟在刹那此以何曰緣乃獨尊閣之勝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比
如如屹不動曷以發群機其於立法初寧不稍乖一當知一切法
本來嘗寂靜靜為動所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為鏡轉
來升斯閣者日見衆寶函周遭逐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
昭昭涵萬象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
若人以相求執墜入寶山竭力苦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
衆寶皆見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為相縛故

我今稽首禮作此法藏偈千佛為證明同歸大悲海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為國中貢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為佛陀像持以印空父竒之曰是兒於善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佛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即鬻髮受具足戒自時啟後徧歷諸師戶廷咸無所証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下憚鯨波之險奮然南游初參無見覩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斯中峯本公以高峯上足現說法抗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即達累而出徃見中峯中峯一見遽命給侍存若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村禪師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

峯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亦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禱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陵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于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証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

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
公繼之行于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辭香
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經古山源公議羊城州
茅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師主之俄往州
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興州禪師之
弟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為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
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
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
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也來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
尔等即入龕瘞之母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語諸刹舊弟子悟
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明候問起居應接如平
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

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
又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葬於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
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額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晉門信
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
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
燕坐之時儼若臨眾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誨
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
頃翻く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
錄并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
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
如不動觸處相違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之流
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乎絕矣乎光

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
上一乘馳躡靈鑰達者騰洛達摩氏之道藉是以中興其示寐之
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
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慧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
而上之至揚岐十有二世揚岐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
矣道之同則九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齊而喻者乎余早歲
屢閱一大藏教晚獨慕乎心宗曰其徒大寧介菴堂儀上人持狀
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嶽岫陰陽變幻窟明曠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青眼
照秋旻西江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在海濱
摩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爪攫雲九世宏開靜
慮門千光炫耀接朝暾師雖後起衆願輸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

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誨湮槃生死俱幻塵有壁積鐵山如
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出世秉法如握種左擊右
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傲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既新
大字題額即反真此道本來無訛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情行
沃言根元無隻字鏤蒼珉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十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

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
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
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
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旨撰賦垂誠方采臣瀕謹按王
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
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
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
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
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頰錄京嘗相祐

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
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壹
歸於正云其詞曰

煇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
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郊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
騎龍於帝鄉華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
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承華之秘殿既瑤池而神騁忽王母
送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籠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
初延霞觴屏傳蘭辭吐芳韻入縹袂舉芳高塞紫雲之輜輶暫駐
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錦幃乃濯翠盥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
醪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
僊懷核而種之斲上林之寒烟玉母微咲塵世易遷儻花實之

並見其全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菜田彼窺烏牖之
小兒尚矣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
資六氣以流形鄙執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
春知何年之中折存半璧之晶瑩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
玉露常滿之杯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楸兮墜星衆皺感昔文
之籀一窪暈面色之頽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
之罇如主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
絢爛兮金明鳳白鸞翼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
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橋類益兮巴園棗
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
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
冷銅華中峙仙掌高擎望颯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

易短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
和之繼軌兮慕息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致
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

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
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
薰蒸指倭人兮草生屈軼齊氣翔兮階秀堯萱視區區之遺核初
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詩曰

桃有核兮大逾堂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
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

九成兮鳳凰鳴書鳥不致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宋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
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

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校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
月乃不書保和而猶韻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
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
致詰者頗意此校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
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校特依倣而托之
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
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崆峒雪樵賦 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顛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
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空
同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聞
請濂賦其事雕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黽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

物成義為多君之西選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輒
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旃續其蕩空兮播顛氣之蕪
緩章貢挾以址流兮益土脉之滋腴穴遙通於龍翁兮勢蟠亘於
鬱孤信地維之奧宅兮為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鷺羽人黃唐丹士
闢玉為房鑄金成黍仰帝青之布帷撥赤霞而啓筭悼下土之空
濁凌剛風以逕度惟彭城之僊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
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裘翦鹿肌之花屨約芝田之藥巾割湘雲之
枝鑿點彩鶴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踰洞真之石扉
惜修月之寶斧期緜筮之下臨兮庶綠文之可受于時玄冬屆朔
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晝齋葺六花之聚白合溟滓
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睛兮若流求翻空

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耀於霜泉瓊林玉樹壘穎連柯條
頓亡於春綠藹巧綴於晴梢乃陟瑤磴乃依水樾層中寒而生鱗
拍爰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玉骨隨
聲而輕墮霜莖倚壑而初積束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魄
既逍遙而永歸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伐樵兮太濛之野萬樹
瓏璽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緡金
經養神火煉黃寧煮生水席之窟鉛出火龍之窟液承太乙之珠
機運元華之精憑添抽之卦券植鄴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
陰爍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
集鸞鷺於玉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
水定瘳風而來歸兮於瀛州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遽真凡之
異程至若西隣之子沈酣羶葷屏龜香曙笙火花春葆階舞楚銀

館歌秦黃塵迷南華之夢弊疑嗤東郭之貪樂鍾鼎之遺豔厭烟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塗膏燼志於屈伸世續紛兮麗以新蠟代薪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為霖兮魯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為胡燕兮依華棖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寄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屋止白帟為使陟崇巖止皓毳翅颯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銜鳴止鷄膏匪施痂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柏止養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為公大道行止翊風屹立思盈盈止

飛泉操

浦陽玄壺山有飛泉濈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躡謂我汗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僊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蕊笈有聲如鍾震撼岩壑無礙不通適吞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送錢允一還天台并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

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
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

上遣使者即其家訪

焉尚德既奉

詔續券及五王遺像上之

上御外朝與永

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

皇情悅

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陞辭之日
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子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余知其事頗
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寶有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
杭之守臣嘗連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沉官渭
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
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
晦雖若類靈物訶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
抑余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

蜀南北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號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強城

邑之壯麗府藏之充物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之

陽芳草凄然有餘悲矣况望其子孫保其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

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 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

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

濟職仕以佐明時斯券之徵蓋特為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

於以見尚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余為知言

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其雄兵百萬皆庸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

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

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素負來舟塹鞠躬俯伏再

拜起旋解韜藉畫董披精鍊煨成大逾瓦中突傍偃形如箕又如

玄翫剖其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鑿窾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
螭誓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真像彷彿猶
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鈎吻角左右分三鬣重瞳回光靈下
照咲語愈覺天顏怡便勅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澆瓊巵憶初
唐綱既解紐恣舞鱗鯁號狐狸斗牛王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
欺八都健卒猛如帛指揮不異駢嬰兒羅平烏圖騁怪幻內黃外
白跳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勳星日同昭垂因茲錫羨代牲獻
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尚有三樓危渚化元豐
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塵豈
伊神物欲變化相迹雷劍為龍飛孰知余且一舉網所獲非虛獲
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塗沙磧車免累寶玉
大弓欣有歸我知大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堪微八州生靈獲自

萬板出水火行中達于孫食報豈終極政如務種隨年肥高
壽縣入黃閣今童翰經遊彤闥不知堆來定樂勿但見肘印懸累
七世理貂未足拔一門三戟終前衰况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
如欲奉淮呼酒話離別遠野官舸如星馳于時同雲幕四野
欲釀雪者寒威行行若過表忠觀好別蒼蘚看殘碑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并序

雖年黃尊師中理文節公虛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罷
爵為光之固始扇尋思半身不遂棄官歸有神師號金花者
謂曰吾能療而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僅能起廢疾
為令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煬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
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
瑞慶宮宮宮皇仁興國九宮山上即真牧張真君道清鍊丹之所居十

餘生遂正其徒其徒凡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

上思

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饗之薦細
家以為尊師幸逢盛際上簡

主知龍光赤旆山中泉石當

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詩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
詩餞之而請人畫其序之詩曰

崔崔九宮山翠凝綺會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日熒中有避世翁

霞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取使今年來遘兵燹叢老如流星

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翠華幸江漢扈從森旌旆伏黃鶴磯

再拜陳巾情天日下照臨箴棠受餘榮今又奉

覆書日爛然觀

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祗因逢景運重瞻赤霄平致使方

外士恩寵霑鴻靈一旦賜歸款行裾逐雲輕自言

佐山城風露感未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籙龍虎經中氣
昭象先玄覽極窈冥欲期起泥丸神飛出孩嬰名花滿 皇都春
風語流鶯景氣非不饒歸思竟纏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
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自媿顛毛類枯荖逐物尚役役棲
身亦竢竢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題李白觀瀑布圖

長庚燁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為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
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
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蛟龍襄人疑錦繡為肝腸摩斥力士如
犬羊營營青蠅集于房金鑿不復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
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為黃酸狃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
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真筵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

雲為裳授以蕊笈青琳琅蓬萊屹起瀛海洋群仙逢汝相細翔誰
將粉墨圖縑緗顧我一見心悵悵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
寒芒

灘哥石研歌并序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研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軸懸
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黼同三代彝器藏心曾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
逢黃踪研煤敷帑巧摹搨訪我一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
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律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
莫識當時筆受唯旁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
厚重為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畫筆刻古天光電影生新
容表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

歲五百但見寶

氣浮晴虹南渡群公競賞識氏名環列紫秋蟲翔元雖已實內府
棄寘但使烟埃封方今 聖人重文獻瓊蒙舟載來江東風

簷雨濯露精彩奉 勅昇入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付臣左右

咸雲從紫端玄歛盡斥去欣然為此回 重瞳重瞳一碩光

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沉埋恨已久石如能語誇竒逢維昔

成周全盛日允戈胤衣并大弓蔽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

窮願將斯硯傳萬世十嚴不下古鼎鍾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

詔蘇疲癯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 帝聰老臣作歌

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游仙篇贈鄧尊師并序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 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室祈禱之

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竒驗後使

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儀曹以其事

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無名矣假言宣哉
予方溫繹真誥輒擬群真倡咏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
蹶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耶詩曰

真人契玄冲翩翩冷風俱游行一氣中流耀周八區丹雀銜白環
來授寶秘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赫華凝乘珠
蒼龍為濯氛上玄來辟非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
何能應玄符頗聞琵琶峯肉芝發瓊苓玉掌如嬰兒烈日暴不枯
定當分刀圭成此列僊儒

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姪追述嚴陵別意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膽實同身朝
夜幌抱衾裯殷勤忠款意寂寞采真遊親暱物所忌
旦忽東西

剛腸固無淚不覺萬行啼子時惜我出錢至漱溪濱雖
不忍兩相分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間行將過巖瀨勒
子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時流
水到海止唯潮兩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千迴欲別
不成別背顏強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倚駟
柱望望望苦逾濃馬首出復沒漸入烏龍峯峯高在天
半未晚涵日卓巖阿人已隱恨不鏤嗟身雖逐掉發
魂則隨子征暝泊蘆花渚窳言呼子名迤邐向前馳
徘徊宣歙間李白題詩屢蹋解升孱顏升高欲為樂念
子翻成愁想子已抵家伯仲聚綢繆自此積繁思思繁
如夢然奈何三月久不得子音徽客鴻未返塞夜鵲尚
飛南俚辭寫中情一歌百慮覃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并序

濂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起從余學經

為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四章為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畝日耕概藝圃兼旁搜泰山一以頽
欲往將安從豈意麒麟見復出湖水東爾年踰二十文采照清秋
燦燦五色錦孰肯真道周一朝捧真函群友讓先登檀墨新題處
祥雲為之升南宮雖免試成灼復漸摩庭中博且葉幾見寒雨多
天子坐法宮 詔繡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九年游降
勅持經贊 藩王出入禁闈中衣分沉水香有時獻新文跪誦
黼袞前 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名落人間一如潮水
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 青宮
為奏請即日乘舟旋顧我髮種種與爾會 神京懸銘青照夜不
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况復為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別

去期卑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亘天地不見初與終持此贈爾行權
發龍江麋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題宗忠簡公誥王輔時為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侵連雲楮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
若永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照河北承
手欲障三秋濤義旂戛天天為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
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床
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
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毅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
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况是當時為却憶前朝司馬死
章蔡群姦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輔董
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汗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嘆侯

乎侯乎慎勿嗔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
杜宇啼天津

東雒山房詩并序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而能文其先
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
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
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吐升嵩高之顛而俯瞰舊鄉寧不嗟丁令
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雒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人極南颿
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童入百
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毳毳綠毛仙濯足清泠淵見人不肯折
腰拜手擲綠桑散作天花詭天花折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

翹足踟躕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靈響淒淒繁如霜絃不知龍穴有
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留連天雞一鳴天下
白齊州九點凝青烟朝與瀉澗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
郭尚依舊華表鶴唳應千年大江東流浴龍膚丹光掩月夜吞吐
故鄉何處久不歸人間一咲成今古三素雲高不可攀仰見群仙
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凋朱顏願我魁礪徒無由扣瓊闕我不能
鼻息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息我不能白間兀坐惜居諸時翻枯
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蕊珠經旦夕聲不
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帟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飛騰太
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向章王君景行嗜學好脩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

濤春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筵冉冉上升誠
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杵明為作蛟門春曉面景行出以示余
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為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
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垠波濤吐吞涵浴日月參契鬼神帷山如雲自天墜萬丈
壁立蛟為門南有金鷄之俯啄北有猛雷之雄蹲值綽綽兮奮揚
東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灑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崖之可怖
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晨鷄一鳴海色白層
霞絢彩光如璫縱橫閃鑠縛不定海神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搖在
世外髣髴直至搏棗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闕
雲間吹簫雙鶴下坐令環珮聲珊珊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秘笈
綠文赤字可以鑄蒼頑猿拾花兮春片魚泳晝兮晴灣日媚媽紅

挑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中襟灑盡萬斛之黃埃兮不知聲利是
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仙儒九霞為冠青綃裾手提
五色珊瑚株幻出一幅百六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颯氣超清
都清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瓊姬儔金符玉節錦臂繡白台度
曲彈坎侯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與欲飛越矯首東望
神光發蓬壺春淺蕤草熟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萼綠華面
如蓮花雙鬢鴉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來雲路遐何須龍鬚鼎
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
動生黃芽我時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挲長繩孰為羈羲娥白石
應泐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余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脩求題欣然

命筆第塵土齷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論固多幻化術華下生白雲白雲縹渺間
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翁華芬
鍊師從何來面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帝象先
神棲太乙根我受上清訣衛以龍帝君內涵玄命秘一氣中夜存
行當去採藥共入無窮門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技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
辭之傳讀者猶愴然况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
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止之於
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

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

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常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
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竒士夢裏謬為兒女語花顏國色草
上塵朽骨何堪汗脣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
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題李西山古木圖

前丘雲昏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山鬼野狐
皆夜泣李侯城南射帚歸手執生綃衣墨汁狂呼袒臂寫此圖雲
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散乃知妙奪玄化
功庸史如林豈能及當行二李如二龍謂西山父子俊氣英聲動
都邑百年火燹不復有去圖存安可繫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
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師進入

國朝同官翰林同總裁元史史成

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
獨遊山水間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
以予充往甘肅時道上寒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

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首度幾感化請罪闕
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
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同郡宋濂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

寵命當

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

吟對西南月滿窓

才名老去遜休官

聖澤高深只自歎侍燕每容親

繡衣

從游偏許近

和鑿久知

琛賚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

鷺猶未返玉闕秋早白三寒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峰下是鄉邦亦許歸帆泝浙江
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
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
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窓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
袞芥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鑿
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
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并簡同游諸友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
雲影入簾紗似絮巒光染袂碧於苔
學書猶憶臨池寫米芾經帶雨栽
根為魚麓期變化致令猿鶴互譙猜
數莖白髮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灰
中使傳宣

承顧問 東朝進講每低徊 月移禁掖藏書署 花壓瀛洲視草臺
豈意衰齡霜 異渥恩華勝賞得 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 約束溪
山屬駿才 倚杖指林尋故跡 賜衣濕雨借新焙 名編述玩叢如
筍嘉卉當筵繁 若杯持鼠沿窻行 且偃山禽窺客去 仍來但知咲
齒時 頰啓何事愁腸日九回 寄語山靈休厭我 有花莫待作詩催

和鄭博上見贈詩

秋霜添得鬢成絲 抵為烟霞勞夢思 誰料杜陵垂白後 得同鄭老
合襟期 荷衣行帶頰新製 澗草巖花逞故知 便欲隨君同點檢 歸
裁冰蘂寫成詩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壩 驛舍春濃酒易乾 官柳似知離別意 故將翠纜
拂雕鞍

虎髯生詩有序

至正壬辰春句無張辰謂予曰虎髯生者白鳳山中人也吳姓銓
名類有髯類虎髯人爭稱為虎髯生自幼有大志讀書不為章
句大義通而已作詩出奇語驚人至壯氣愈高岸忽無所憚不事
事與世多不合常慕古豪傑為人遇邑中大繇役陰以兵法部勒
見高山大澤便指畫為扞禦之規鄉里小兒衆相擲揄之先達士
則曰此固狂生可進有為者也然以禮自守為順子為悌弟悉無
慚色尤喜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庠便祈節相尊事以
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東郡李侯臨為行軍司馬使者凡再
返生送使者曰為予謝李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得十倍才功猶
半之我素疎加以閭劣即偕使者去無益萬分毫幸勿復來明當
入山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丞相府丞相屬以徵巡之職且召與語

生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皮冠服大布衣以自
隱暇日窳窳然行松風中遇酒輒飲飲少亦醉醉復擊節自歌人莫
識其所存何如也辰既為之傳生聞先生以文章名欲求一詩以
自張幸勿為生靳子笑謂辰曰有是哉雖然辰不妄人也其言良
信援筆為賦虎髯生詩詩曰虎髯生鐵鑄形金鑄聲雙目閃爍如
怒鷹東飛欲盡三韓地西飛要絕康居城刺刺論世事滿口吐甲
兵於焉游長圍於焉逮交營地聯犬牙霜月苦天控虎口雲冥
若笑我言狂我醉勿復醒十萬生靈定瀟灑夜半鬼燄燒空青南
方大諸侯聞之心膽驚便遣使者持弓旌招之至麾下洩此氣崢
嶸生出謝使者人言慎勿聽逃入積翠巢峻嶒身衣鹿皮明首冠
竹籜撐窳窳起向松風行虎髯生狂似李公鹿似彭何不執取紅鬃
丈二槍搴旗斬將聲峪峪

題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
茹菹擊寒不盡青
何日過橋分半景
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常牧溪五世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
筆底能迴造化功
髣髴謝家池上見
柳絲烟暖水溶溶

題長白山答四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
巖巖汗我讀殘書
五更風急鳥聲散
時有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壽書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
天孫筆下雲泉激翠開
若是人間逢此景
定應化作小蓬萊

哀王御史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邦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
廣州卒且葬之美後亂兵所發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
陽趙侃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
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既從侃請大篆其得位姓字刻之墓門
復為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無德也煥字炳
文侃字希貢皆義士云詩曰
剪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篆誰守揚
已後文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

日換槍照五兵令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料立宜

避地歸來景物遷白烟涼草思凄然摩挲以學為問屏前梅不見春
巳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鄂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見說鄂筒酒正醲飲罷細看循吏傳莫緣山
色憶芙蓉

送人歸省

洪武丙辰予官桂林寧海其生某以文為藝其一覽輒奇之留置
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遂浦陽主
復執經求待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實感哀幾
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詳言之探析於一然而會歸於大通
生精敏絕倫每粗數其端即能達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
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解意深遠異常新

袞袞涓涓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且不同僅越四
春秋而已英叢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
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
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余之
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余之
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庫中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又將歸省焉
余深情其去為知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
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才常駭奔水碧與金膏價豈駭見閉終然無根蒂
歛散空中雲其生海上米玉立而春溫袖携絺繡書面帶黼黻紋
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夏同餐大會東共勗典與墳潛將索幽邃
穹欽攀嶠岫踏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羸

恩來九天憫吾疑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
來慶此寂寞濱弄蒼叩太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
敷陳鉅細鈞鉗之若大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宅和免
帖憑疊奏歸繹統崇獲俟揮斤淫哇竟何存黃鐘壓瓦金庭燎
滅荒蕪似茲稽古方可敵龜龍之勳濡墨寫雄題執欲移峨岷漏洩
混沌敷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隨是腐
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甲當灑泣相靈且逡巡振古著作
家後先胡續絲豈知萬毛牛雞媿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
辰豈意荒磔中獲此席上珍子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
士暮齒越七旬妍蚩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值倒甲與
種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作抵為呀見真生今有行
期序飲松竹根咲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双耳熱劇論如抽

緡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
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功外夷志來
賓不聞有著書鼓湯盪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曾璵璫道實器
乃貴矣須事空言華一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故義以為衣忠信以為
冠慈仁以為珮庶知以為無華特立脫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託
知為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題李息齋竹方存雅題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汲遼東
鶴難招楚客竟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璫璣

玉兔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璉過張錄事孟兼
于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滄若俄然參軍鼎劉

職方松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咲譁呂太
常仲善聞之亦謹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
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為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
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鬪音據勝關
關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攤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凄迷載途官
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

天矣明日孟兼將屬

璩作小指繫詩於銘左徵余為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
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咏詩覲
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大半獨余父子與孟
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兼
白石山房溯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閱之恍如
聚首咸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耶孟兼子諒皆以字名熊

君字伯穎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沃漙漙奔兆奇徵井涼發新斲鼎自非三

窟深孰湛一川綠孟兼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王子諫霜毛醮寒

飲雪毛翻夜浴松釀冽補酒紅沐丹驗仙錄仲善杵齏蟾宮棄珠

噴醴堂觸璣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瀟冰澄毛骨豎鑑澈須眉

獨身鏡各徒自竒檜行穢難贖孟兼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諫

引滿瓶未羸探幽縵頻續松溪罌滲銀床出竇滅瓊粟仲善醉沃

目暈花凍汲指連瘰璣濡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瀟光沉天上魄

祥啓地中躅鼎摛辭挹餘清鹽薦侑嘉告子諫劍刺非貳師池彩

豈身毒孟兼燕支媿瑤陳益鹵鄙富蜀松不動疑窪雪頻搖咲風

燾仲善天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束璣劇噉覺瘳瘳蹶足想子諫瀟

威沸虜爪跑齟吸損髀曰鼎潔土濯冠纓渴卒卸刀

子諫精當

卯君降壇或并宿督嘉善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錫名爾固
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聯將楮是比疾勝擊鉢促慈鴛風落燈燼斜
月墜檣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錄

宋學士續文粹卷第廿一

洪武康申潛溪先生宋公有西蜀之行手持所著文集未刊
行者翰苑集芝園集各四十卷以授栢曰付子斯文其謹藏
之栢乃與兄楷約同門友其選其精要者得文一百三

三十篇詩賦三十首繕書為續文粹一十卷今請於家長吳嘉
伯父命印工應孟性等刊於義門書塾以廣其傳起于
辛巳年春閏月二十一日畢工於秋七月二十日凡歷一百

一十六日云仰惟先生德業文章既已傳播於天下衣被於
四海而其精粹純一之文學者未能盡見是書之行真可不
與韓子歐陽子之文並觀也哉門人鄭柏謹記



附錄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曾祖考溥惠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

妣金氏贈湫人

考文昭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妣陳氏加贈湫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

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
居覆金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
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羅山仍以潛溪扁其所
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
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
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
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
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
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
月為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
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
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尔乃携入城府受業于聞人夢吉先

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
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
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
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某
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
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昌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
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
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
相從讀書諱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
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相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
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二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
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昏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

援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
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
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
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
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
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
文多經二公拍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
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
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
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
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
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適固辭會世亂益齟闕不

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

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慶古諱

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

世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

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源人而其傳遂為朱

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遂

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

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

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

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

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

茗汁耳歲庚子

疑道記及註

游府君也初

州道為已任

何基氏王栢

學之世適先

舊然思繼其

蓋本於聖賢

析理精微百

義趣裁為經

其主聖經而

而茹苦茶飲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
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劉君基
隱水樂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

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

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

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
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
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吾注先生
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

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
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將務所先耳
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

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

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

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

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

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燹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

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

讀書無怠惰毋驕縱備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

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

以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

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

文綺侑書

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

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摠脩

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編摩

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

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歛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

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

理乃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

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

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

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

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漢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薦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

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

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

日進諸生立兩序擡坐執經敷揚奧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

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薦

皇太子一言

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
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
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
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

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

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

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

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

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

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先生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頌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云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皇太

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善調護之先生益致

孜孜不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

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

德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

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諭

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剝業之艱以致歲戒

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出皆侍

上至後

苑觀獲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

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感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軌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無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脩 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晷靡夜躬

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夕苦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

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

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感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奉

上怏然曰卿可為善諫美然

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彙署溫樹二字於居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

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

氣所疑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

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

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

徵先生冢子贊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璩除

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璩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

璩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

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

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先生平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

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德人為洲人祖德政贈亞中

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洲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

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

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挽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

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宰相侍數日始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

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行恐欲罪之以問群臣

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可此詆訕罪當誅上答之而罷

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顯其心意耳烏可誅

上默然已而

上覽

疏中有足采者卷兩意者爲曰云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
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是譽先生曰言之人本上爲

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
偽誦一人之短寵辱不驚

始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

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拜
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

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正月元空遂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
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

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厲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

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使

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遺慎詣

關稱謝仍上笺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

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者累矣及見大喜加

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

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游歷觀關盤

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各知

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

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

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

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入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璩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璩以安對未幾復謂璩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璩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

上之眷

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彦良等皆為歌詩以紀之
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亦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誣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謦謦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

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鈎距縱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黷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室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

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

發潛振幽而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

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眾

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失寒之加重寒盛暑之濯清風也天

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

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

得一見先生李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
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
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

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
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
目羨髯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
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
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
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成子孫母至城市姻婭
有以郡縣事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言切於
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絺
帷中閱蠅頭小書一乘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

不飲酒家味欲所致其然與先生所著文有濟溪集四十卷雜
山集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
十卷慈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
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

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
夔之府守官與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葉池山
下其經紀喪焚刻石表墓者則知事系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
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婦
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行精篆隸
真草四體書女三長適金華貴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慎慎
懌愠嗚呼
自喪髮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
不以童子視之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弟懼才質

凡唐學子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
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
世亦遠後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
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君著者少傳及同門友某

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文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
墓隲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

日門人義門鄭楷狀



翰林學士承旨潘溪先生宋公改葬墓誌

公諱濂字景濂姓宋氏世為金華潘溪人代有鉅儒至公遷居
浦江仁義里青蘿山曾祖溥憲妣周氏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
常少卿妣金氏贈淵人考文昭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陳
氏累贈淵人公在姪七月即生自幼性穎悟六歲入小學日記
二千餘言稱為神童稍長從鄉先生聞人夢吉受春秋學與之
業既而從游于柳文肅公貫文獻公潛吳貞文公萊攻古文
辭年二十五受徒于義門鄭氏是時文獻公六世家長大和方著
規範示子孫公為參定之誦述著書名聞于時元至正中有薦
為翰林編脩者辭不赴歲庚子

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持觀奉書幣來徵公應

詔而起以公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內授皇太子經

公誠明儼恪遇網常大義敷陳再三

上深嘉歎甲辰改

起居注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乙巳春以疾告

詔還家調治未幾丁父憂洪武二年己酉

詔徵捲脩元史書

成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時剖符封功

臣議五等封爵台公宿大本堂據歷代故實討論詳定三年考

京畿鄉試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四年考試天下士八月以他

事左遷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擢太子贊善大夫公輔

導益力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

上問帝王之學何

書最要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即命左右大書于兩廡之壁

睇觀之六年陞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仍兼太子贊善大夫奉旨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九年

拜翰林學士丞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

上謂公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長子瓚克家未仕次子璩為中書舍人長孫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十年命公致仕還家封贈二代誥辭皆上親製陛辭之日賜以楮幣文綺

皇太子賜衣三襲

上諭曰卿事朕

十有九年忠誠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可藏此作百歲衣也公歸青蘿山三年以慎坐法謫居茂州公至夔門卧病不食者二十日晨起索紙筆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也公生於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旅葬于夔之蓮花峯下經紀喪事則門生夔倅武義棗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二年是為永樂壬辰公家以事連坐至京

今上皇帝念公舊學釋之俾還四川守墳墓越明

年癸巳孫恪負骨改葬以晷永久荷 賢王睿恩給路費賜葬
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窆于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
坐寅向申遣左長史明善洎文武鄉士祭于墓所公娶賈氏名
專字主敬封泚人先公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墳璠皆卒璣
與妻賈氏祔墓公之墓右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
孫男六慎愷恂懌愠亦卒惟一孫存即恪也孫女一適徽村琳
曾孫二夢文夢賢曾孫女二適周皓章古希公博極羣書名滿
天下而於佛老之言皆臻其妙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
浦陽人物記龍門子無桐牘語等書傳于世四方學者稱曰潛
溪先生云門人將仕佐郎 蜀府教授義門九世孫鄭楷校淚
謹誌



宋文憲公景濂所著潛溪前後集皆刻於元至正間其入明後
作文粹為劉誠意所選定續文粹為其門人方正學輩所選定
而續文粹尤貴於世者則以正學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
寫而刊於浦江鄭氏義門書塾也錢虞山受之云丙戌年曾於內殿
見此集正學氏名皆用墨塗已蓋猶遵革除舊禁也然則是集不
特可貴而又難得矣信曩受業於汪堯峯先生之門先生以所為文
囑信任編錄信未見茲集也而家有宋文憲之師元黃文獻公集
字畫行款皆精緻因倣其式以呈先生極喜復書鄭重委托而先
生垂沒矣越二年書成每懷古人事師始終誠一之誼竊意義門所
刊必有傳於世者何時得寓目償所願焉今年夏吳江徐虹亭先
生游閩數登信書樓見信所跋堯峯文鈔後語因云予行笈中有

宋學士續文粹子豈欲見之乎信為踴躍不寐翌晨讀書至信盟
手展觀恍見諸君子聚錄一堂而佩服欽承之意猶隱約毫楮
間也其書字畫端謹與黃文獻集差相似版間有闕補者十
之二三若正學父方愚菴先生墓版文及送方生還寧海詩與鄭相
後跋皆非舊凡涉方氏者槩不敢書名第曰某；即內府本用墨塗
乙之意也信肅觀卒業因跋其後以寓景行之慕云時康熙甲戌
秋九月望後一日鹿原林信謹識



宋學士續文粹跋

宋景濂續文粹十卷為門人方正學鄭楷樓璉等所選錄
以前有劉誠意所選文粹十卷故此為續也原刻于建文
辛巳年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書體近趙松雪與前文粹
各擅所長而本本已印在革除以後於方正學名已削去
其沙方氏文字亦從刪除後有林佶跋云錢虞小受之云
丙戌年曾于內殿見此集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蓋塗乙
氏名者猶初印本此則剛刻印在後矣書為吳江徐虹亭
太史鈞舊藏即當日以贈林佶者後經汪氏藝芸精舍潘
氏桐西書屋遞藏今昔前文粹同歸吾友
莫楚生觀蔡

虹亭保子
吉人未解
贈也

觀察藏書故家性愛舊本書籍物聚所好其信然矣壬戌
上元日南陽葉德輝跋并書

